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徐孝穆集箋註卷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sub>臣</sub>李綬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 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 勵守謙

謄錄監生<sub>臣</sub> 呂長生

欽定四庫全書

徐孝穆集箋注卷三

陳 徐陵 撰

吳江吳兆宜註

書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  
狐子徐陵頓首  
昔者雲師火帝  
非無戰陣之風  
堯誓湯征  
咸用干戈之道  
至於揺山蕩海  
驅電乘雷  
殲厥兇渠  
無虧皇極  
若夏鍾夷  
羿周厄犬戎

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

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

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皇年

見勸進表及為貞陽侯書

禱

杌窮竒流災中國

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杌杌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

謂之窮竒

王彌石勒吞噬關河

晉書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勇畧善騎射青州人謂

之飛豹後為羣盜降劉聰為石勒所殺又劉淵以石勒為護漢將軍平晉王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

子營後據襄國為後趙

綠林青犢之羣黑山白馬之衆較彼兵荒

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云禍亂

見為

貞陽侯書 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史記

晏子傳贊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按泰寧晉明帝年號建武棲棲何期扶轂揚雄羽獵

賦桓文曾不足使扶轂按建武晉元帝年號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喙

之臣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子遺以鳥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丘有雲如虎感已

而生皋陶淮南子云皋陶鳥喙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明公量苞金鉉易鼎黃耳金鉉神表玉璜見為

侯儷充當作補衮欽才詩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平階佇德揚雄長楊賦是以五

衡正而泰階平也固已留連管樂見為貞惆悵風雲濡足維時

新序今為滿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

投竿斯在

見興宗室書

去歲兇徒不逞言

次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

博物志南荆賦江陵有臺甚大而惟一柱衆木皆拱之

烽火照三休之殿

藝文類聚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欲誇之享客章華之臺三休乃

至其上公則懸麾羽扇

語林亮與司馬懿克日交戰懿使傾之孔明葛巾羽扇指麾三軍從

容自若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猶對投壺

後漢書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

歌投壺

戎羯咸奔鯨鯢俱翦

見勅

樓船萬軸還繫昆明

三輔

黃圖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

胡馬千羣皆輸長樂

漢百官志長樂廡丞一人

於是

乎夏首西浮

見為貞陽侯書

雲行電邁彭波東匯

禹貢東匯澤為彭蠡

谷

靜山空

見與陳司空書

扼鵲尾而據王畿

綱目質實池州府銅陵縣有鵲頭山今虛

江西岸有鵲尾渚

登牛頭而埽天闕漸臺偽帥仍傳首於帝京

鄒塢元兇咸刳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

言咸為京觀

見勸進表

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

吳志孫堅為長沙太守舉

兵討董卓乃前入至洛陽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

神主咸安勲踰高密

後漢書鄧禹南

至長安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重以秦宮既獲

漢張良傳沛公入秦宮殿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

魯殿

猶存

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靈光歸然獨存

闢綠草於應門

沈約詩應門照綠苔

青槐於武庫

未詳

長安五陵之族鄠杜七遷之民

班固西都賦南

望杜霸北眺五陵注宣帝杜陵文帝霸陵高惠景武昭帝五陵在北士人多宅於此又三遷七遷充奉陵邑注

七遷為編徒居七陵充供奉也又鄠杜濱其足注扶風有鄠縣杜陽縣 襁負而歸 論語則四方之

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都廛斯滿 見與楊僕射書 鬻脂藏脯遊騎擊鐘 貨殖傳翁

伯以販脂而傾縣邑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 故市新城飛甍華屋 漢地

理志河南郡有故市縣曹參傳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顧非砥曰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 吳祥

曰何晏景福殿賦高甍崔嵬注甍屋攔也 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

分禾黍 見勸進表 宣以鄉名穀熟 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毫故城即南



臺湯都也邑號禾興而已哉吳志孫權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若夫卦

起龍文書因鳥跡見勸進表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

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

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

濟其美不隕其名八百諸侯專心同德書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又子有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

道水閣田單之奉霸齊綰厲將兵周勃之扶強漢見為貞陽

侯壤蟲之比黃鵠淮南子盧敖視若士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轍鮒之仰

河宗

莊子外物篇莊子貸粟於監河侯侯曰以金貸汝周曰昔見輒中涓餉曰無升斗之水以活我乎周

曰待我決西江水以活汝餉曰如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

多幸叨筮皇華鄉國屯危公私樵迫邳彤之切長亂心

曾

後漢書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

者不得顧家會更始所遣將攻徐庶之祈終無開允

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徐庶之祈終無開允見與

楊僕既而屏居空館潘岳寡婦賦歸多歷歲時釁犯幽

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昊號慕煩冤肝腸屠殞

酷痛柰何無狀柰何維桑與梓翻若天涯古詩各在天一涯杖

柏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

詩或不  
知叫號

茫茫宇

宙容身何所

漢鄒陽傳申徒狄  
徐衍不容身於世

窮劇柰何自忝膺嘉聘

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

寢之憂

後漢書趙咨少孤有孝行躬率子孫耕農為養  
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

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  
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請盜皆慙歎奔出當輓

輿觀猶有危途之懼

後漢廉范傳范京兆杜陵人父遭  
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

西州平歸鄉里西迎父喪載船觸石破沒范  
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

沉乎逆寇

崩騰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餽飽誰經心

眼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體飽酒  
醴芘羹菽麥黃稻黍梁秫唯所欲  
程糜不繼師覺授孝子傳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  
祖母憐之爵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原粟何資論語原思

為之宰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游魂已謝  
後漢謝夷吾傳

遊魂假息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冰魚之不  
無所施刑

絕汲冢周書時訓解立春之五日魚上冰  
吳樹臣曰易通卦驗大雪魚負冰似蟄蟲之猶

蘇月令孟春東風解凍蟄蟲始振  
良可哀也良可哀也本傳侯景寇京師陵父搞先在

圓城之內陵不奉家信  
便蔬食布衣居若憂恤  
自東都紹漢南毫興殷見勅連表修

好徵兵左傳凡君即位卿出立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又王以戎難告齊徵諸侯

而戌周

彌留星館韓宣范武方駕連鑣

見左傳

蘇秦張儀朱

輪華轂

蘇秦傳燕文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張儀傳蘇秦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

所欲用為取給儀遂得以見秦惠王

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

孟子四罪而天

下咸服詳勸進表

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旂而永慟王稽反命既

無託乘之恩

見與楊僕射書

椒舉相逢誰為班荆之位

左傳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

求亡晉奔齊猶蒙招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

甘心馬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曰管夷吾治於高僂使相可也公從之又隨會在秦乃使魏壽餘

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問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既濟魏人譟而還

管寧於遼左

魏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文帝即位徵寧

遂將家屬浮海還郡

追王朗於浙東

魏王朗傳朗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畧地朗自以身為漢

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朗乃詣策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

軍竝物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淡挾情祈斯豈庸

賤之儔邪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輜軒

見與楊僕射書

誠為

過誤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

見勸進表

差

有黃門啟封非無青紙詔書

晉山簡表臣父濟奉先帝手澤青紙詔

郡將

州司後漢皇甫規傳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注郡將郡守也郊迎負弩漢書霍去

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鄉亭里候西京賦注秦法十里一亭周禮夏官

有候左傳鄭穆公使視容館飾館陳兵則東載厲兵秣馬矣豈是復介而奔

齊左傳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使臧宣叔逐東門氏子家

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左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左

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

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

不勝之國遂奔晉已馬哉羌難得其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

人漢書谷吉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楚之申胥理魂

者何地

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孤子何所歎焉但頓伏苦廬

見與宗室書

徒延光晷

謂光陰日晷

夫以啁噍燕雀躑躅鳴號

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馬則

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馬鳴號馬躑躅馬踟躕馬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馬然後乃能

之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

琴操曾子

耕泰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

蘇使幽囚無馳噉噎

見讓右僕射初表趙紹

熹曰本傳陵不奉家信便布衣蔬食曾耕向言已之思親蘇使向言已之奉使

公履忠弘孝冠



冕措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岳行糜仲月王政無塞

仲秋月令

之月養衰老授兒  
扶行糜粥飲食

分穀高年仁風斯遠

漢文帝紀有司  
請八十已上月

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  
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

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

日樵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漠北之塵營魄

知歸終結江南之草

左傳魏武子有嬖妾武子卒顆嫁  
之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

亢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  
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詳與楊僕射書

子徐陵頓首

與王吳郡僧智書

南史王僧辯傳僧辯既亡弟  
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

肥不能行  
又遇害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

後漢書  
郭泰字

林宗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由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

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容信陵君傳

魏公子無忌為人仁而下士無賢不肖皆謀而禮交之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況

復王家沈默晉書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戒之曰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謝

氏混玄晉書謝混字叔源少有才名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名貴公

門譽華卿子漢項籍傳楚懷王召宋義為上將軍號卿子冠軍而秦峰阻夔浙

水悠長謔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萋已戒

淮南子注青女青腰五女

主霜雪也

白露方漙

詩零露漙漙兮

體中何如願聞康勝鄧仲華服

袞之年

後漢書鄧禹字仲華光武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加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及即位於鄗使

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鄼侯食邑萬戶禹時年二十四後定封高密侯

荀令則擁旄之

日 晉荀羨傳羨字令則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時年二十八中興方

伯未有如羨之少者也

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

魏曹植與楊德祖書足下高視於上京

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薦臻邑閉皆

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榻零落不存

郡國志消山下有夫山祠山北湖陰又有

消御史廟孤石聳出似婦人豔妝而坐

太傅齋室荒茫無處

後漢循吏傳桓帝好黃老

道悉毀諸房祠惟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

自神麾所屆襁負斯歸新屋方

華故田斯墾府吏閒坐長使誦經

謝承後漢書張霸為會稽太守甚有名稱

其餘有素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志節誦習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書聲

督郵無事惟慮

吹笛

馬融長笛賦序融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郿縣平陽塢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

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

東包海水俱承幕府之威

班固集奏

記東平王蒼曰幕府新開廣延羣俊

西洎江沱同仰惟良之化

漢書宣帝曰與我共

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政差邊

疑作趙

張何其神也

漢趙廣漢等傳贊自孝武置左

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孤子無心覲冒苟鄰光

陰風疾彌留見煥宗室書

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庭博

望侯極迹於黃河

漢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為

昆侖云按騫封博望侯

移中監流滯於滄海

漢昭帝紀移廐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單

于庭十九歲乃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蘇林曰移音移廐名也

自斯以後惟有庸賤

本應埋魂趙魏析骨幽并

鮑照蕪城賦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廩

豈意餘

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毫渭老師周旌賁丘園

見采

拾衡巷遂以哀駘不棄

莊子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也

甕盎無

徐孝穆集箋注

遺

莊子竟  
盜大瘞

還顧庸虛未應偕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輝

屢有吹噓之言

見檄  
周文

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

陸雲

喜霽賦曜六  
龍於紫閣

升降丹墀

左思魏都賦丹墀臨焱注天  
子庭以丹塗地故曰丹墀

點

污清朝豈不荒媿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淡

禹貢導河  
積石至于

龍門南至于華  
陰東至于砥柱

嵩高維岳極天為重

詩嵩高維岳  
峻極于天

未可

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

淮南子曰西垂景在  
於樹端謂之桑榆

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

漢書

司馬遷字子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揆禹穴闢九  
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尼因鄱薛  
彭城過梁楚以歸

朝覽希道之疏

未詳按南史謝莊字希逸製木方丈

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字內為一道逸字畫相近或致誤耳

浮雲西北

徒懷魏帝之文

魏文帝雜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

行雨東南思假飛

山之便

吳越春秋范蠡作城訖怪山自至怪山者琅邪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百姓怪之故曰怪山

窮誠已結荒係逾淡方事祁寒

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願加珍

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

荅李顒之書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盛

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敬期

吳志魏文帝諱丕字子桓嘗為虞翻設虛座

伯喈倒屣固以相屬

後漢書蔡邕才學顯

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

盡當與之一日復其草土思繫衣裾

後漢趙岐傳注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

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繫其門也

披素清顏但覺形穢

世說衛玠俊爽

有風姿王濟輒歎曰珠玉在前覺我形穢

公輔之量不負高名

晉石苞傳市長趙元儒歎

苞當至公輔

王佐之才信表天骨

後漢王允傳郭林宗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

也孺子之榻雖其可懸

後漢徐穉傳穉字孺子陳蕃為豫章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穉



來特設一榻  
去則懸之

仲舉之車彌軫恒眷

見與宗室春

孤子昔緣素

乏叨篋皇華今日形容無關天壤殘光炯炯慮在昏明

餘息繇繇待盡鐘漏

見為王俄同表

安可以樹揚名士游處盛

賓

吳志襄欽與太子登游處

來喻泰高如為善詭文豔質寡何似上

林

漢書序傳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淡麗北風終始

華而不實將同桂樹

漢五行志

成帝時歌謠云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但忘年之款昔有張

衷

未詳後漢書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與為忘年交

鄰國之交非無嬰札

左傳吳公

子札聘於齊悅晏平仲

儻哀駘可悅甕盎非疑

見與王僧智書

方願投衿

庶比傾蓋

家語孔子之郊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

頃陳湯之疾歲月

增渌羊祜之疴秋冬彌劇

見與宗室書

且年光道盡觸目崩

心扶力含毫諸不申具孤子徐陵頓首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齊書辛術字懷

哲武定八年除東南道行臺尚書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畧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

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

籍甚英風

漢陸賈傳賈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

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

寐增勞辱此月九日告浹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

戎帳艱辛無乃為弊吾以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政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

方藉威靈庶平讎恥提攜小國願預藩臣

南史梁貞陽侯明傳陳霸

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仍請稱臣於齊永為蕃國

還詔哀矜許垂容納奉救須

質便遣入朝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悵

南史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紹泰二年齊兵次逼建業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為質乃遣曇朗質於齊齊背約遣蕭執等隨徐嗣徽渡江武帝大破之虜蕭執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於晉陽

立志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

救旨馳遣渡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

等

南史本傳岐會稽山陰人陳武帝引參機密為兼尚書右丞

至和州與司馬行臺

共為盟誓

南史貞陽侯明傳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

而蕭軌等決信

敗亡

陳武帝紀齊兵至秣陵故城帝率宗室王侯及朝臣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

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觀者益奮齊文宣帝紀天保六年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竝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眾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度江鎮石頭巳亥柳達摩為霸先所攻遂以石頭降七年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眾濟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馬乘英起竝沒士卒還者十二三

苟相陵易鬱徙

東道馳至北郊

陳武帝紀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

既通宮闈

無容靜默兩兩相對俱有損傷彼聞人馬因此奔散且

置兵之地溝澗且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

陳武帝紀壬子夜大雨平

地水大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

近遣張都來此

具是行人所見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場去岸不盈

五里軍人退散理反家鄉緣岸村人復有舟楫且蘆脾

荻筏竟浦浮江

陳武帝紀齊軍士得窟至江者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者彌岸

千

百為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按甲

漢書雋不疑傳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

常韓信傳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

不聽討捕若無恐懼竝應

安遠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過如其枉

理必是興軍見伐於有道之人加兵於無罪之國若彼

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怨語寧

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領軍

齊書婁廡字佛仁代郡平城人

也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武成至河陽遣總偏師赴懸瓠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

應來

江右師出無名此是何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理彼之陵

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非理

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歎

漢外戚傳班使

行對曰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

去歲柳達摩等石頭天井

連月亢陽三子纜降

陳武帝紀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淮州刺史柳達摩楚州刺史劉士榮

率衆赴任約入石頭又梁敬帝紀翟子崇等降並放還北

連冬大雪黃袍盡沒

吳其炳曰

陳武帝紀柳達摩等被圍謂其衆曰項在北童謡云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黃侯景服青已擣於此今吾徒衣

黃宣謡言驗邪

白帳皆浮

未詳按後漢西域傳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既因之以泥

塗兼加之以疾疫蕭襄既退雪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

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

博物志君子國人衣冠帶劍好禮讓故為君子

國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鬪艦舟

師詎有涖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為明

鏡通鑑梁敬帝太平元年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

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係蕪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昔晉侯不能乘鄭

馬左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弗聽戰於韓原晉戎馬旋渾而

止趙將不能用楚兵史記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一非水土難

為騁力揚州卑濕漢地理志江南卑濕丈夫多天厥土塗泥禹貢揚州厥土惟塗

泥如遇秋霖楚辭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上何時兮得乾杳同江漢假令蚩



尤重出

見勸進表

白起還生

史記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

控代馬而

陵波

後漢班超傳疏曰代馬依風

躡胡靴而

湔水終難逞效詎有成

功六州勇士

漢書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為六郡

雖有百萬十姓豪

傑徒勞千億不能為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又安

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鼓

見與楊僕射書

故得兇人侯景

濟我橫江

梁武帝紀太清二年冬十月巳酉侯景自橫江濟采石

天步中危實由

忘戰

漢主父偃傳引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自亂離已久人

解用兵女子無媿於韓彭

韓韓信彭彭越也見漢書

兒童不殊於衛

霍

見移齊文

吳鉤甚利

吳越春秋閻閻命於國中作金鉤吳作鉤者殺其二子以血釁之遂成二

鉤獻於閻閻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雁稽我在於此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脅吳王乃賞百金

蜀甲殊輕樂動風霜

未詳

弩穿金石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似伏獸

射之飲羽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沉於人乎

高樓大艦檠日凌雲

謂樓艦之高也

詳玉臺新詠序

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岳

見檄周文

侯車騎

陳武

帝紀二年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填為司空

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

邊塵時虧表疏王途既泰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

邑蕭太保龍驤於賁海

梁敬帝紀紹泰元年以太尉蕭循為太保詳與首豪書

王

儀同虎視於洞庭

梁敬帝紀紹泰元年以鎮南將軍王琳為車騎將軍俄同三司本傳琳為

元帝舉哀屯兵長沙傅檄諸方為進趨之計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

若望高峰

便當投袂

左傳楚子投袂而起

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直吾

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襄行臺

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

氏羌之兵

蜀志晉策命曰乃考係據庸蜀商頌自彼氏羌

烏桓白虜之騎

烏桓後漢

外國名詳移齊文

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為比吾倍薄相懸何

惡諸君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軍踰於灞上

漢書周亞夫為

將軍次細柳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徐悍為將軍次棘門  
文帝勞軍至其營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

如兒戲耳

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

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頗將攻秦秦之

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近

張舍人至始奉嚴敕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啟聞願達丹

誠用停王赫

詩王赫斯怒

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

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妄宸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

有疑怪大軍多士希惠矜弘量非此失時騰表疏幸停

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永申藩禮天心無爽邇遐一

同投筆慷慨不復多白

為陳武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回環猶陰陽之報復

近者數鍾九厄

漢書陽九厄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九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早陰為水

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即是高祖武皇帝之孫

世祖元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膺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

歸德賊勃

南史蕭勃梁武帝從弟景之子也

不涯疏戚希纂帝圖信是

奸兇階茲禍亂自王宮再淪於醜逆虜馬四飲於江沱

具九社稷阤危鑿輿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

超超見為貞坐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畫

凶圖更謀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南史吳平侯景傳景子勵

勅勅勑勵為廣州刺史歲中數獻方物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大寶初勑鎮嶺南

為廣州刺史方牧之權由於承聖南史太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

陳霸先攻景仲迎勑為刺史時湘東王繹操兄戈而斬

姪藉國寵而弑君不忠不義莫斯為甚比春初便遣大

都督歐陽頎墟城主傅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南史梁敬

帝初即位加勃司徒紹泰中為太尉尋進為太保太平  
二年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詔平西將軍周文育  
平南將軍侯安都等南討又勃度嶺出南  
康以歐陽顛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  
吾奉承朝算

指畫戎畧樊滕耿賈

樊樊噲滕滕公夏侯嬰高祖功臣耿耿奔賈賈復光武功臣

戮

力爭驅天地靈祇

見與宗室書

水陸開道獲傅泰不勞於一

箭禽歐陽無待於尺兵偽黨皆俘連城盡拔所獲軍資

不可稱算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回戈

仍梟凶豎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

後漢范滂傳登車攬轡慨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人神慶躍

南史三月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遠於始興攻殺蕭

勃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

歎豈可為懷今王道平夷理增歡忤朱明戒節

爾雅夏曰朱明

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薄叨秉國鈞

詩東

國之鈞

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禍洊臻東夏

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靡有寧

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左

具九錫文

始則

杜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秦稽連蹤巨震隨機討掩觸

刃平夷

南史杜龕據吳興以叛龕僧辯塔也霸先表自東討仍還都命周文郁進討龕龕以城降誅之



梁敬帝紀太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于剡岩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會稽討彪敗走丙辰若邪村人斬張彪傳首建業 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

虜前年未既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為戎戍賴貔貅騁力

見為貞衛霍同心見移齊文殲厥胡夷不日清殄南史陳武帝東討杜

龕留侯安都杜稜宿衛臺省軍至義興泰州刺史徐嗣徽乘虛奄至闕下侯安都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帝以

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文郁進討杜龕齊又遣兵萬人於胡墅度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帝乃遣侯安

都領水軍夜襲胡墅燒齊船周鐵武率舟師斷齊運輪帝領鐵騎自西明門襲之齊人大潰 去年將

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於北

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徧裨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

投險赴坑大小皆禽鯨鯢盡戮

見勸進表

三江之上

禹貢揚州三江

既入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尸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裴

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

南史二年三月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

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約徐嗣徽王僧愔等衆十萬出柵

口向梁山五月齊兵至秣陵故城游騎至臺都下震駭帝潛以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介

步獲其舟粟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之齊人大餒帝因命衆軍奪食攻之齊軍大潰執

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窺至

江者縛筏以濟中江而溯流尸至  
京者彌岸惟任約王僧惜獲免

虜中驍將唯此數人

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子遺

詩周

餘黎民靡  
有子遺

遠邇敬欣華夷怖懼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

命熊羆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埽幽并

後漢吳  
漢傳贊

電埽  
羣孽

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瑱跋扈江州

後漢梁冀  
傳帝曰此

跋扈將  
軍也

公私阻絕即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面縛

左傳  
楚子

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又殖綽郭  
最守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

歸首闕庭即為申

聞優其禮秩臺儀不貶位遇兼常

南史侯瑱鎮豫章甚  
強又以本事王僧辨

未肯入朝後余孝頃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  
令從弟彞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彞部下侯方兒叛攻  
彞虜瑱軍府伎妾金玉歸於武帝瑱既失根本以武  
帝有大量必能容已乃詣闕請罪武帝復其爵位  
今

所禽歐陽頎傅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兵馬處以榮

祿坦然遊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

建武永平後漢年  
號詳侯安都碑國

即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遊踐貴鄉日

想山川依然舊識

陳武帝紀蕭暎為廣州陳武帝為中  
直兵參軍隨之鎮明年為交州司馬

與刺史楊暕討平李贲除江西  
都提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吾既忝荷朝私位逾台

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

後漢朱穆傳劉陶等  
訟穆曰中官近習竊

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  
天憲詳與揚僕射書  
故鄉如此誠為衣繡故人不見

還同宵錦

漢書上謂朱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又項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

衣錦夜行

天涯藐藐

見與王僧辯書

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情企

今者王猷帝載化被無垠

傳毅舞賦游心無垠注垠際也

浮海窮山罔

不咸格投竿負鼎

見與宗室及王太尉書

馳步蒼龍

後漢百官志北宮門蒼龍

司馬主東門注洛陽宮門名為蒼龍闕門

崖穴邱園

後漢和帝紀詔曰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

將悉聽馬詳為貞陽侯書

爭趨金馬

漢東方朔傳上使待詔金馬門

君之才具

見為貞陽

書侯信美登朝如戀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

當為申聞各處榮祿深加持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  
使彼指此不多

為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昊惟農

未詳按史記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女媧

氏亦風姓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  
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姜姓

遷虞斯夏

竹書紀年舜在位十

有四年於是八風循通  
慶雲叢聚遷虞而事夏

莫不三靈所佑

見勸進表

五運相推

漢律歷志土生金故為金德金生水故為水德水生  
木故為木德木生火故為火德火生土故為土德

梁

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沸騰西晉之亡

生民蕩覆

見為貞陽侯書

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虔劉者也吾

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浪泊靡

不征行

宋州郡志越州合浦太守領徐聞令後漢馬援傳南擊交阯軍至浪泊上

銀洞珠官

所在清乂

益州記銀水在綿州晉書地理志合浦郡領珠官縣

自還麾南極伐逆

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十翦疆寇

具九錫文黃

帝與蚩尤七十戰

帝王世紀黃帝討蚩尤凡七十二戰

魏祖在軍中三十

年

魏氏春秋夏侯惇謂王曰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

方厥劬勞未為勤苦

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應期

見勸進表

萬里徂征蚪龍表瑞

陳武

帝紀帝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米鮮曜

於是中軍勇銳上將橫行承

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

風推其鼎命吾驚惶三讓拜手陳辭盈廷公卿稽顙敦

偪眷言頽水徒抱素心

逸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

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 樹臣曰九域志頽昌府有許由臺巢父臺 尚想汾陽無因高蹈 堯子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 俛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

升禮大壇言念遷桐但有慙媿昔賓門之始境外無交



郊特牲人臣無外  
交不敢貳君也

雖遣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

膺寶歷永與周室方同斷金我運維新宜修朝聘今遣  
侍中都官尚書周弘正銜使長安故指有白

為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周書護  
字薩保

大祖兄邵惠公顥之少子封晉國公文帝曰  
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

護涕泣奉命孝閔  
踐詐拜冢宰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况周陳款好  
一紀於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敷邊吏

賈誼

新書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兩亭皆種瓜楚亭瓜惡就令人竊為楚亭灌瓜楚王悅梁之陰讓也謝幣以重拾椽之尤想應無忽東觀漢記李恂餉遺無所受居新安關下拾椽實為食

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湘小郡宜立巴州

隋書荊州巴陵郡注梁置巴州

多歷年所此於荆部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啟稱

蕭歸

北史周附庸傳歸字仁遠警之第三子也

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

人馬踰潰涉漸便置城隍

易城復于隍

謀為侵軼

左傳彼徒我車懼其

侵軼我也

適荷鄰德合州見還不容今春仍縱蕭氏元舉累

移論及翻相河漢

劉峻辨命論聖人之言河漢而不測

更往研問便騁鋒

鏑見檄彼軍人恃勇遂致俘禽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

周文

商奄餘孽

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薄姑

才力甚微為暴

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器

漢賈誼傳諺曰欲投鼠而忌器

不可加兵

便敕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立疆城本以南平等五

郡輸薦貴朝

北史附庸傳蕭管大定四年管遣其大將軍王操畧取王琳之长沙武陵南平等郡

宋書荆州南平内史吳南郡治江南

至如安湘既屬巴郡幸承鄰惠無候

涉言故下漸東惟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桶屬荆州之界

耳

漢高帝紀築甬道屬河注恐敵抄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周附庸傳江陵平周文命管主梁嗣居江陵城

史記口軍全書

徐孝穆集箋注

五

東齊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彼此方申周又營于歸天保五年長沙已陵並臨於陳

分好義絕規圖所貴惟和所重惟信夫以南平等郡地

曠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為寶

見移文

吳當勁蜀晉拒疆秦

資彼山川並為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

歲並貢周朝今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土用

益蒹葭之地哉幸非竊疾

國策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

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王曰必為有竊疾矣

相見鑒

容江陵小寇既爾度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

人宇文平口具其懷耿耿故此相白

為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

主杜子暉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

北史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

也明帝初為修城郡守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為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馬又鮑宏字潤身東海剡人也任梁元帝遷通直散騎常侍郎江陵平歸於周明帝甚禮之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排伐齊省告具懷夫聖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

法地佇育黔首故張旌以往拭玉而來

見與楊僕射書

同在蒼

生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皇

龍魚河圖云蚩尤造五兵仗刀戟大

弩散馬休牛載懷偃伯

司馬法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

告不興也

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用殲師

左傳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馬

信由天討追尋曩好歎想兼懷言覲今書甫承家難知

以冢宰執政擅同淵藪

書武成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令尹當朝

妄專征伐無君之謫俾墜其師

左傳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曰有渝此盟

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胙國

無將之誅已從司寇

公羊傳君親毋將將而誅馬刑

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鄰敬聞衷款若二境交歡俱

饗多福八荒期又良副所懷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  
多述

在吏部尚書答諸求官人書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  
其少多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  
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殊屈若  
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  
米之多少猶關相祿况復皇朝官爵理係玄天內典謂

之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  
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克身所望階榮便當果遂如  
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為驛馬  
邪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  
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  
信此關君命僕何以相答邪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  
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  
悉由玄命夫人君賓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豈無



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

南史羊玄保太山南城人文帝以玄保廉素寡

欲頻投名郡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梁武帝云世

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攄自此而論豈非前業

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

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

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

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

魏志注令曰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

寶難得

漢食貨志武帝時有司奏言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乃造銀錫白金益

康曰白金銀也

黃紙之版易營

南史張興世傳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諸圻行選是役也

皆先戰授位檄版不供由是有黃紙札

假以官榮代於錢絹義在撫綏無

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勲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

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員外常侍路上比肩

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

三國志吳趙咨曰如臣之

比車載斗量

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

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

陳宣帝紀帝諱頊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

光大二年  
進位太傅

西羗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

可猶作亂世意而覓非分之官邪凡人所以稱屈滯者

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

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

軍等並為卿相

南史朱异字彦和吳郡錢塘人太清二年為中領軍

此不踰其本

分邪此天子所用非關選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

為丞相

秦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以車府趙高為郎中令三年冬為丞相

漢有高廟令

田千秋亦為丞相

漢書車千秋傳千秋本姓田氏為高  
寢郎上急變訟太子寃數日為丞相

十秋年老朝見得乘小車  
入宮殿中故號車丞相

此復可為例邪僕七十之歲

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

涅槃經佛言具足  
梵行乃名善知識

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  
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  
不能相答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同前

此篇陳  
書本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  
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

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  
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  
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  
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詔  
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  
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蕩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  
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  
卿相比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

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攄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既忝銜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

答周處士書

南史周弘讓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為中書

侍郎獲

譏於代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

天目

吳興記天目山極高峻嶺上有泉水甚美東南有瀑布下注數畝元和地志天目有兩峰峰頂各一

池左右相對為天之左右目得肆閒居禮記孔子閒居差有弄

故名道書云第三十四洞天

得肆閒居

禮記孔子閒居

差有弄

王之俱仙

列仙傳簫史教弄玉吹簫作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秦穆公為作鳳臺一旦皆隨鳳飛去

非無孟光之同隱

後漢逸民傳梁鴻妻孟光曰妾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

前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

抱樸子黃帝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

升降盈

虛盡軒皇之圖藝

漢藝文志道家者流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

五十雖復考槃在阿不為獨宿

見詩詎勞金液

神仙傳藥之上者有

九轉還丹  
太乙金液

唯飲玉泉比夫煮石紛紜終年不爛

神仙傳白石生

常羨白石為糧 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真真莊子至道之精竊竊

冥冥又有真人 而後有真知 何勞逸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

目理當仰稟明師總斯祕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高巖

列仙傳雲臺山絕崖有桃樹大如臂張陵曰得桃實者告以要道弟子無敢祝者趙升從上自擲正中桃樹得

桃滿懷 孫泰門人競投滄海南史沈約傳錢塘人杜炆通靈有道術炆死門徒孫

秦泰弟子思傳其業隆安三年思於會稽作亂宋武帝紀孫思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於臨海 何其

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邱園見為貞陽侯書 若彼能赴嘉招

潘岳詩弱冠添嘉招 便當謹申高命但其人往歲亦望至京師觀



此風神確乎難拔

見

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

左傳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遽歸告王且曰雞共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  
人人犧實難

高視公卿獨騁蜡蛭之訓

未詳按莊子人  
食芻豢麋鹿食

已犧何害

薦蚶蛆甘帶天下味知正味  
注帶小螳螂蛆喜食其眼

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

後漢方術傳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前後宰府  
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有道皆稱疾不就

若

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

紆組

漢書龔勝龔舍皆楚人也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  
世謂之楚兩龔俱為光祿大夫謝病歸鄉里郡二

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  
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漢陰一老相攜抱甕

莊子子貢  
過漢陰一

丈夫方為圃畦鑿隊而入井抱甕而出子貢曰有機於此日侵百畦圃者笑曰夫有機事必有機心吾差不為也

兄之幽貞若其鑿坏負石

莊子湯伐桀克之以讓務光光曰無道之世不踐其

土况尊我乎乃負石而自投瀘水頰闔不受魯聘鑿坏而逝

方同形影

玉臺新詠楊方合歡詩譬

如形追軀又亦如影追身

結綬彈冠

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聲冠言其相薦達也

無容楚越况乎糞土夔龍

左傳臧純咭衛

侯退而告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

羶臊名器

周禮注犬腥羊羶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

已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

潁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

見為陳武帝書

商洛園公未聞求徵

綺季

漢書張良傳注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

斯所未喻高

懷而躊躇於矛楯也

莊子楚人有賣矛及楯者見人來買矛即謂之曰此矛無何不能

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

徹者買人曰還將爾矛刺爾楯若何唯遲山阿近信更

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

君白

### 與章司空昭達書

君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寇惟有歐紇

南史歐陽

紇字奉聖頗子頗有幹畧襲父官爵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姓宣帝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為左衛將軍遂

舉兵反詔儀同  
章昭達討禽之

南通交管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

洞南史顏合門顯  
貴威振南土

百越之責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

國家明公受朕嚴冬

左傳劉子曰祀有  
執膳戎有受朕

持兵杪歲

王制  
冢宰

制國用必  
於歲之杪

開冰踐露蒞火宵行便屆全淮乃其神速未

騁三畧非勞六竒

李康運命論張良得黃石之符受三  
畧之說注上中下三計漢書陳平六

出竒  
計

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以來所關

疆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

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為擬

廣州記馬援討平交趾於嶠  
南立銅柱以表漢之極界

吳之步隲故是相懸

吳志步隲為交州刺史威聲大震南土之賓由此始

况孫處

宗之叛徒正槌盪主耳

陳廢帝紀慈訓太后今日盪主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

公私慶快可得而言且僕一子屯窮妖徒所制五嶺遐

蔓

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注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

存亡不測懸懷飲淚破

膽復全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

主帥某馳往稱慶徐君呈

重答朝臣書

南史劉師知傳武帝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使御人

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議服哀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

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啟取左丞徐陵  
決斷陵同博士議謝岐議必備哀經陵答書  
云云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  
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老病屬續不能多說

喪大記屬續俟氣絕

古人爭議多成怨府

左傳

叔孫昭子曰

吾不為怨府 傳玄見尤於晉代

晉書傳玄為司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

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

王商取陷於漢朝

漢書上素重商知張匡言多險制曰

勿 謹自三緘

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馬三緘其口而銘其背

敬同高命

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榷

薦陸瓊書

南史陸瓊雲公子也字伯玉素有令名為陳文帝所賞以文學累遷尚書又遷

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乃除司徒左西掾

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

見讓左僕射表

進居郎

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

積

### 報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

見與楊僕射書

雲雨十年

顏延之詩朋好雨雲乖

心想河陽言

銅爵而無遠

魏志太祖於鄴作銅雀臺

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蜚

明

錄鄴城鳳陽門五層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  
一頭飛入漳河清浪見在水底一頭今猶存  
北使還辱

去冬十月十一日告忽同言叙循環巧製欣慰良深河

朔年芳

後漢郡國志朔方郡大城故屬西河

雖當晚晚

屈原九辨白日晚晚其將入兮

白

溝澆澆

水經注督亢水又南謂之白溝水

春流已清紫陌依依

水經注鄴縣趙

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

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弟三

秦世胄

漢高祖紀注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六輔

良家

漢免寬傳寬表奏開六輔渠

文武兼能志懷開遠谷永之筆

漢游

俠傳谷子雲之筆札

無慙古人蓋延之功

後漢蓋延傳延與吳漢同歸光武號建功侯

高視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悲切



聖朝欽明纂歷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

豕

見勸進表

晉君之說長安遠於日邊

劉昭幼童傳晉明帝諱紹元帝太子也帝

問長安如何日遠答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某羣臣宴會復以此問又以為日近元帝動

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

揚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

揚雄

交州歲交州荒喬水與天際

則輸琛王府

詩來獻其琛

屈膝闔門

西京賦注闔闔

天門也

川洞酋豪疆梁溟海

古逸詩金人銘強梁者不得其死

神兵一指

率土咸康

詩率王之瀆莫非王臣

方當偃霸於靈臺

見論和親書

韜戈

於武庫

漢魏相傳霍光曰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武庫令

變大風於五禮

舜典

修五禮詳與  
揚僕射書

驅蒸民於昌辰

詩天生蒸民

物色英聲搜揚俊

傑投竿負鼎

見與宗室及王太尉書

馳步蒼龍巖穴邱園爭趨金

馬見為貞陽侯及與苜蓿書

而弟留河北義等周邵懷此殊才實可

傷嗟吾崦嵫既暮

屈原離騷望崦嵫而勿迫注崦嵫日所入之山也

容鬢皤然

易賁如皤如

風氣彌留砭藥無補追惟疇昔

禮弓夫子曰予疇昔之夜共

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

喪大記君喪執人出壺司馬乃

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懸壺士代哭不以官

俱歷春冬移館於箕

見與揚僕射書同

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藏冰

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爾雅方言蟬楚謂之蜩左傳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歸雁銜蘆多經寒食淮南子雁銜蘆而翔似備

弋繳月令孟春之月鴻雁來吳挺曰荆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而謂之寒食靖言

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

免因於不才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擁腫又人間世篇匠石見櫟社樹曰是不材

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斲鍊之牛自保由其無用見孟以余

鄙陋未友龔生見與楊僕射書惟歎吾賢不同遠瑗耳論語遠伯玉使

人於若推溝拯溺見孟每切皇衷逸翮飄鱗見優機檻

所以降尺一之書後漢陳蕃傳漢尺一版寫詔書馳輜軒之使見與楊僕

射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言尋雅告

所及縲囚

左傳知罃對楚子曰  
兩釋累囚以成其好

便訪鴻臚

後漢百官志  
大鴻臚掌措

侯及四方  
歸義蠻夷

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

維同惡

左傳韓宣子曰同  
惡相求如市賈馬

燕禽望闕

戰國策於是乃摩  
燕為其闕見說趙

王於華  
屋之下

冀馬臨江

左傳司馬侯曰冀  
之北土馬之所生

裁頓雲羅自投天

網

見移  
齊文京觀之冢宜彰武功

見勸  
進表

周醜

疑作  
首

之門方申

明罰

左傳齊襄公之六年鄭瞞伐齊齊管成  
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門

而聖朝好

生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

左傳宋公  
謂南宮長

萬曰今子魯囚也

恩澤從容無異荀瑩之禮

左傳荀瑩在楚楚子厚其禮而歸之

方之於弟况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帛

儀禮

使者載旌帥以受命於朝周官司常通帛為旃

處彼高閶

左傳高其閶閶以無憂客使

庭奏

歌鐘

左傳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座延僑

胙

晉叔向名胙鄭子產名僞

賓客之叙方於阼階

王制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

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田獵之禽同於君膳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

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

隆平義應旋反况復韓宣屢至宰孔頻還翻爾遲回豈

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

見與楊僕射書

對此皇華高厚之詩

左傳

齊高厚之

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沉

未詳

三戰七禽之言

詩不類

魯仲連遺燕將書曹子以一劍之任却桓公於壇位之上三戰之所失一朝而反之徐文炳曰晉漢春秋諸葛

亮征孟獲

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

見答周處士書

彼之使客

上縱七禽

猶尚不還此於齊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

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

奢

魏劉楨詩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

擊壤之年惟欣堯俗

高士傳環父者堯時人年

五十而擊

若邪之復長保安卧時思之

原注若邪壞於道中至此闕誤

不棄

忝亞宗卿非復侵官天辰

左傳賈季使績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但當今芄芄在詠濟濟盈朝

詩芄芄棫樸又濟濟多士

才冠卿雲

司馬

長卿揚子雲也見漢書

智同荀郭

荀或郭淮也見魏志

文辭富於江海高論

薄於雲霄趨走丹墀之門

見與王僧智書

侍奉清規之內弟來

款言至欲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

疑作

使良有

原罔二字

猶希贈鯉之書

古詩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郵驛方通復行蜚

鷓之信

魏文帝詩飛鷓晨鳴聲可憐

執筆潛然不知何向

附尹義尚書漳濱江漢眇若天涯去雁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烟霞而疾首

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水自結非由漢后之軍  
草露恒嚴寧假公起之術霜飄虎梁詎知朔野之寒  
雪覆龍岑徒憶清江之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像仰  
清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宜匡奉之風偃息康莊  
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殞  
豈曰生平日者謬忝後車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季  
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  
製碑文絕妙之詞猶責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  
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  
騰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  
歸馭驛俱反何期義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翻摩  
霄輕拂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  
與不才驗沉浮之異趣昔秦歸趙壁不得連城晉失  
楚材直亡其實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  
源同流寓於仙嶺每瞻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觀  
皇華知有熊之建國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



方倚四貴幸甚幸甚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  
武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  
想時通無因覲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  
生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  
通賜諭及輜軒既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  
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求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  
投分猶須坦蕩况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廉  
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  
卒成強伯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  
彼如此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  
須歸即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協  
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歸或貳或猜豈名唇  
齒是以隔河分畝君子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敗  
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  
表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  
不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鄰義尚何罪

不任辛醜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曠昔承間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躬邁影實仰含弘之澤載筆連泚固知所述

### 與李那書

北史李昶傳昶小名那幼解屬文有聲洛下周文令入太學保定初以近侍清

宴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並為納言父志字鴻道爾朱之亂奔江左昶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附那答書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目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况乃矜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柚北桑柘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折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廉辨

訓文約况復麗藻星鋪雕文錦解風雲景物裁  
盡緣情經綸憲章辭彛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  
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  
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惟傳好事僕世傳  
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  
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忌肄業戶牖之間時安  
筆硯顰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牧孺之談屢被  
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君山之鼓琴屢見子將  
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  
輕響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羣雖拂寶塊  
棲桐豈若邯鄲舉袖惟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  
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  
還漢芳春行獻嬰其鳴矣懸豫章之牀置長安  
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泰  
延陵之樂書繪有復  
道意無伸李那頓首

籍甚清微

見為陳武帝書

常懷虛眷山川緬邈

見讓表

河渭像於

經星

見樂府

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

見報尹義尚書

青萋戒節

見與王僧智書

白露為霜

見詩

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

文士

傳張衡拜侍中恒居惟怪從容風議拾遺左右

獻納便繁

漢官儀侍中周官也便繁左右與帝升降

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

留使催書

晉孫惠傳惠每造書檄東海王越或驛馬催之

應命立成皆有文采

駐馬成檄

學林桓溫北征鮮卑喚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車騎

將軍賓客盈座

未詳丞相長史瞻對有勞

漢中高領留府長史書與所親曰晝夜不得寧息人自歎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脫惠

蜀志張高字君嗣丞相亮出駐

箋繒慰其翹想吾棲遲茂陵之下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素有消渴疾漢書司

馬相如卒於茂陵

卧病漳水之濱

見與宗室書

迫以崦嵫

見報尹義尚書難

為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

見同注

載懷勞

佇此後殷儀同至止

吳尚米曰周武帝紀保定元年六月遣衛正殷不害使於陳

王

人授館

國語襄公至陳膳宰不致饋司馬不授館

用阻班荆

見與王僧辯書

常在公

筵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

周明帝紀

武成二年三月重陽閣成

及荊州大乘寺

隋書荊州南郡注舊置荊州

宜陽石像

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

樂記子夏曰非聽其鏗鏘而已也詳讓表

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

漢竇融傳融封安豐侯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

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

山澤晦靄

曹植王粲諫榮耀當世芳風晦靄

松

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峰

郭璞注三峻山在聞喜

依然四皓之廟

張

遊咸南記主峰紫閣在終南山四皓祠之西

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

悉陳華簡

漢地理志右扶風領縣二十一起宮者有八縣詳樂府

昔魏武虛帳

陸

帛魏武帝文遺令使仔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

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韓王故臺

晉孫楚韓王臺賦序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

兩故臺訪諸故老云韓王聽政觀也

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有登茲舊閣

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

漢郊祀志泰帝

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泣望羊碑

晉羊祜傳祜好遊岵山襄陽人

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一詠歌梁之言

劉向別錄

魯人虞公發聲清哀拂動梁塵

便掩盈懷之淚

左傳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

瑰盈其懷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淵海方

今二乘斯悟

寶性論何等為六種人一大乘二乘三小乘四信佛五信法六信僧

同免

化城

法華經法華導師多諸方便於險道中化作一城是時疲極之眾前入大城生已度想生安穩想

六道知歸

法苑珠林問曰云何名六趣依毗曇論云趣者名到亦名為道謂彼善惡業因道能運到

其生趣處故名為道亦可依所造之業趣彼生處故名為趣

皆踰火宅

法華經長者以牛車羊車

鹿車立門外引諸子出離火宅華嚴經火宅衆苦所燒也

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觀

黃絹之辭

會稽曲錄上虞長度尚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又試使邯鄲淳為之操筆而成無所

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壺曰

彌懷白雲之頌

天穆

子傳帝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歌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

能來 但恨耆闍遠岳

法華經耆闍窟山中山形如驚佛常居此中故號驚嶺

檀特高

峰

佛說太子須大拏經葉波國温波王語太子汝出國去從汝著檀特山

開士羅浮

法苑珠林

西晉沙門釋道開燉煌人石虎時來月氏石氏將末與弟于來建業入南浮羅遂卒山舍袁彥伯興寧中登山



禮其枯骸也

康公懸溜

未詳按法苑珠林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東吳

止赤城山石室竟陵文宣王敬以師禮建武末卒於山中

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

循環省覽用忘饑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

蘭相如傳相如奉璧奏秦

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

翫之不足同於玉枕

拾遺記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

枕頷下篆云帝辛之枕與妲己同枕之

京師長者

後漢馬援傳謂妙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

當屏居自守而反遊京師長者其敗必也

好事才人

漢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褒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

看太學之碑

漢蔡邕傳邕正定六經文字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觀視及摹寫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車乘日千餘  
兩填塞街巷

街巷相填無異華陰之市

高士傳張楷隱  
華山學者從之

成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

晉書雷煥為豐城令武帝時  
斗牛間有紫氣張華問煥答

曰寶劍之精耳當在豫章豐城煥至掘獄果得劍二一  
以送華一以自佩華得劍曰乃干將也莫邪可復至乎

然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劍失所在煥于葉攜  
劍過延平津忽躍入水但見二龍踏深曲

韓子雙環

必希皆見

見與楊僕射書

莫以好龍無別

銳曰莊子葉公子高  
好龍宮室雕文盡以

龍於是天龍間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  
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魄五色無主

木鴈可嗤

韓子墨子為木鴈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  
鳳曰南史王或傳詔答曰張單雙災木鴈兩失

吳丹載望

瓊瑤

詩報之以瓊瑤

因乏行李

左傳燭之武曰行李  
之往來共其乏困

金風已勁

王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文繫徐陵頓首

與顧記室書

未詳按顧越傳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讀除東中

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又按陳宗室傳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也天嘉元年封鄱陽郡王六年為緣江都督北平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山性寬厚美風儀於諸王最長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既居臺轄唯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既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兒陳暄者帽簪釘額條布裹頭虜袍

通蹀胡靴至膝直來郎座徧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

詠吾即呼舍吏責列不答而走反為憾恚妄相陷辱至

六月初遂作盲書便見誣謗

南史陳暄傳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

播紳之士皆嚮慕馬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蹀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

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

聖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

吾取徐樞為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為信言

致成墮免此事冤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為錢四萬

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

少府卿鱗

南史作麟

之子鱗殞身侯景之役又為西臺所贈

兗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

其炳曰南史陸驗徐麟並

吳郡吳人兩人遞為少府丞大市令朱异其邑子也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靈麟素為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三

年為綸所殺

魏晉之前如為久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

愛

南史作爰

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邪紀文

南史作交

卿公向

璉皆為列棘豈冗雜曹郎乎

南史阮佃夫會稽諸暨人宋明帝世權亞人主元徽

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插管內任五年賜死又紀僧真

子交卿甚有解用徐爰南琅邪開陽人本名璉後改

三者樞入身梁朝解褐岳陽

王小府墨曹

南史曲江公警昭明太子第四子封岳陽郡王隋書荊州巴陵郡湘陰縣注梁置岳

陽郡承聖時為故敬帝晉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西官爵

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為勝擢未知何忽推宅貨官四

者徐領軍節度自啟樞為郎敕付選序吾既不啟據又

不為選職所可相關止是得中侯相聞為呈啟而已以

此見罪一何冤濫吾昔在承華

見答王太尉書

是弟所悉行年

六十無復儕儔非意餘生忽此誣謗堯有驚於讒說

典舜

帝曰龍朕望讒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

孔將惑於拾塵

呂氏春秋顏回對曰向者埃煤

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攫而飯之雖復聖主機明不能悉照殿下德高兩

獻

漢孝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吳皖曰後漢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

好經書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始終如一稱為賢王風美二南詩序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億兆歸心衣冠有託久願通啟披訴聖明伏

見軍戎多務所以不敢祈冒弟與吾遊眷亟回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邪侍言有便云何且為啟聞一蒙神

鑒照其枉直方歿幽泉無恨灰壤伏覲謁帝承明魏曹植贈

白馬王彪詩謁帝承明廬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滌濯則殿下前

時安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之恩

後漢書吳良傳東平王蒼辟良署為

西曹上書薦良拜為議郎

無王丹所舉之謬

王丹傳客有薦士於丹者因辟舉之後所舉者

陷罪丹坐以克

吾得方辭武騎

漢書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

永附梁賓

漢書景帝拜枚乘為弘農都尉乘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遊梁

雖媿家丞庶呈秋實

魏志

邢顛為平原侯植家丞顛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曰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緣弟

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懷悚慨徐陵白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原注其人梁末入北齊中云賢從君政

佐佑興基此必南人而為齊謀主者按徐之才丹陽人也隨豫章王綜入魏武平四年自散騎



常侍轉祕書監之才解天文兼圖讖之學知午年必有草易因高德政啟之文宣聞而大悅帝

登昨後彌見親密惜濟書北史本傳之才俱無表字可攷姑存之

恩當作報

南史本傳陵長子儉一名報按集中有謝兕報坐事付治中啟

近歲奉使來

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

齊書河清世祖武帝成皇帝諱湛年號也

并惠以明

鏡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鸞

未詳按列女傳梁寡婦高行者

梁王聘之乃懸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神異傳昔有夫婦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為信忽與人通鏡化

鵲飛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也北堂書鈔孫承鏡賦序余昔於吳市得鏡晡日映水清朗明瑩

言慰

相思反增離眷劉傳二常侍還

陳書傳緯傳緯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世祖召

為驃騎安成王中記室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

又承書札銀鉤甚麗

晉索靖草

書狀婉若銀鉤

王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為笑

劉琨答盧湛書舉觴對膝破涕

為笑素秋方屆

梁元帝纂要秋亦曰素秋

海暑稍闌

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

體中

何如善保元吉藪臺之壁

盧湛覽古詩趙氏有和壁漢地理志藪臺在邯鄲趙武靈

築王少海之珠

山海經無卑之山南望幼海注即少海也

何必鄉里所在為貴

卿託身大國既已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交辟

三命

見答周處士書

清官兩宮

漢甯嬰傳有如兩宮爽將軍則妻子無類矣

何乃濶

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

見報尹義尚書朽老之疾

隨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

張協登北邙山賦墳隴岷壘

未遂東都之

期

博物志公卿送夏侯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接地悲鳴得石椁銘云佳城鬱鬱三十年見白日吁嗟勝

公居此室乃葬之

牽役承閒但有哀頓賢從君政佐佑興基中

舍謀殿中並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身歸

來鄉國亟徙炎涼

沈約詩寒暑遞炎涼

牽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

物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

知音但既乏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睡於

文侯耳

漢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

者莫不感動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  
妙麗善舞由是得幸以延年為協律都尉樂記魏文侯  
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燕南趙北  
後漢書公孫瓚時謠言曰燕南陸趙北際中央

不合大如礪唯  
有此中可避世

地角天涯言接末由但以潛歆善敬德

中郎並北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輜軒

見與楊僕射書

別

當委白君問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竊聞出家間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

涅槃經在家迫

迤猶如牢獄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

非但經有明文亦

自世間共見瞻聞法師覆彼舟航

文殊問經住家者是煩惱大海出家者是

大舟航

趣返緇衣之務此為日下之英竒非久長之深計

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

中之苦

見涅槃經

弟子素與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

不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沃乎逆耳

漢淮南王傳嚴正上書曰

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

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

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舍已成之功深為可惜敬度高

懷未解深意將非惟帳之策欲集留侯

漢張良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留臣願封留  
詳與揚僕射書

形類卧龍擬求葛氏

蜀志徐庶謂先主曰諸葛

孔明卧龍也將  
軍豈願見之于

黃石兵法寧可再逢

漢飛良傳良嘗聞從容步遊下

邱圯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良因  
跪進因授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孺子見我濟

北穀城山下  
黃石即我已

三顧草廬無由兩遇

諸葛亮表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封

爵五等惟見不逢

書列爵惟五

中閣外門難朱易白

世說竺法

師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  
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漢吾丘壽王傳或由窮巷起

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

魏文帝與吳質書從者鳴笳以啟路詳答周處士書儻

女歌姬空勞反翫

左傳晏子曰撞鐘舞女

覓之者等若牛毛得

之者譬猶麟角

抱樸子學若牛毛得如麟角

以此之外何所窺窬

見與王僧辯書

法師今若退轉

寶女經佛告寶女吾性古世堅固勸助而不退轉

未

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

流

李斯上秦皇書  
河海不擇細流

入者則尊歸依則貴

上生經若有歸依彌勒菩薩

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

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

為自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

維摩

經上方有國佛號香積如來  
以一鉢盛香飯恒飽衆生

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芻

摩之衣

未詳按法苑珠林衣中有四者一  
糞埽衣二毳衣三衲衣四三衣

朝無踐境

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優游寧不樂哉其利二也

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壁朱門

韓詩外傳楚襄王遣使者持黃金千斤白

壁百雙聘莊子為相

理然致敬夜琴畫瑟自是娛懷曉筆暮詩

論情頓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

晉藝術傳佛圖澄天竺人也本

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石季龍傾心事澄季龍太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宇殿宇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橋化長溝未詳巷吏

門兜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

司豈須求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

鮑昭詩擾擾遊宦子

我且安眠



巷裏云云

李陵答蘇武書而執事者云云

余無驚色家休小大之調門

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利五也出家無當

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手無斷命之愆密

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如斯煩惱垢萬倍勝於白衣

四分律沙

門以世俗法教白衣

一入愛河

法苑珠林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

永沈無出其

利六也聽鐘聲而致敬

增一阿含經鳴鐘偈福

尋香馥以生心朝

親尊儀

法苑珠林云起十尺之尊儀

暮披寶軸刹那之善逐此而生

仁王經一念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復有九百生滅

水滴微功漸盈大器

法苑珠林

寶積云世尊告言譬如有人析一毛為一分以一分於大海中取一滴水喻彌陀佛刹莊嚴彼大海水喻普見佛刹莊嚴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難復過於是

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縱令遙寄彈指

維摩

經度百千劫猶如彈指

遠近低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閒有者得

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山

間樹下故自難期

報恩奉盆經一切聖衆或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樹下經行或得六神

通枕石激流實為希有

晉書孫楚曰當欲枕石激流

猶斯之類不可

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悕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聽

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邀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見

過去之因摘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

賢愚經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提佛

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氈奉上如來佛令持此往奉衆僧注氈織成大衣也阿育王傳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玻璃篋盛佛舍利齊竟陵王子良付士淨住子淨行法門云藉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按識因識果不以為愆知福佛經佛有過去當來之號

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失浮囊則

有沈身之患

大悲經佛告阿難有大商主在海中間其船卒壞或有得船版者或有浮者有命終

者我於爾時作彼商主在大海中用以浮囊安隱而度

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為天

人之師

景德傳燈錄周昭王二十八年釋迦佛生剎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湧金蓮花自然

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

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

必闍黎和尚

釋氏要覽梵語云阿闍黎即唐云軌範也

書輒致敬和尚遠近

嗟詠貴賤顛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裟

起世

經剃除鬚髮著袈裟衣

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

法苑珠林律中但有三衣適肩

被腹如見長老乃偏袒之

姓名便亦可呼平交者故自不論下劣者

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榻席懸異從來小得自在

瑜伽論王過有

十二不在便以君為提封

漢刑法志提封萬井

若不屈膝斂手自達

無因俯仰承迎未閑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畧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淡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

柳何足關懷頰似桃花詎能長久

梁元帝詩柳葉生眉上又三月桃花含面

脂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

漢書趙氏子弟驕妒使仔恐从見危求供養太后長

信坐卧忘時不免秋胡之怨

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秋胡子之妻納之五日去宦

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以金與之歸至家母呼婦至乃向采桑者也婦自投河而死洛

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

曹植洛神賦注植入朝帝以甄后遺枕付之歸途感而入夢因

作感甄賦後改曰洛神按植封東阿王

世上班姬

即班婕妤

何關君事夫心者

面馬

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馬

若論繾綣

左傳臧昭伯載書繾綣從公無通外內

則共氣共心一遇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

悟賣花

大藏一覽悉達多太子妃邪律輸陀羅即是宿命賣花女也

未得他心那知

彼意嗚呼桂樹

戰國策蘇秦對楚王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

遂為豆火所

焚

法苑珠林乾薪萬來豆火能焚

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

翻譯名義集摩尼或

云踰摩正云末尼即珠之總名也此云離垢此實光淨不為垢穢所染

弟子今日橫認必

為法師所晒世上白衣可譬何限

遺教經白衣受欲非行道人無法自制真

猶可起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

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搏赤銅銀換鉛錫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

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錯

永棄一生乃知斷弦可續

遺教經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弓弦斷以口濡

香膠續之以射終日不斷因名曰續弦膠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稱希

有齊蕭子良集經所謂火中生蓮花此實為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遙幸速推

排急登正路法師非是無智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

更為魔之所繞摩鄧女經阿難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

女歸告母我得阿難乃可嫁我母不得者我不嫁也猶須承三寶之力齊蕭子良集照周等

覺謂之佛寶禮無非法謂之法實至德常和謂之僧寶此乃體一義三同性三寶制彼窮兇豎

般若之幢佛書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按梵語般若此云智慧吳桓臣曰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

傳建立法幢天魔自款因果經菩薩將成道時魔王恐諸衆生皆歸空我境界令三女

推伏異道也



供給以亂定意菩薩不納三女忽然咸變陋形若此言者當即便冀棄芻蕘若

不會高懷幸停淡怪耳

### 與智顛書

陵和南

法苑珠林和南者出要律儀翻為恭敬善見論翻為度我二義俱通

昨預沈儀同

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  
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又

陵和南仰注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

用慰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  
無餘障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  
聾聞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六兒夭喪痛苦  
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此窮慮轉  
淡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塚公  
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又

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

多諮惟遲拔公廷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  
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委諮弟子徐陵和南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願力

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途

婆娑論  
罪人為

獄卒阿傍之所拘刺不得自在故名地獄法句  
經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若惱無量

三願即

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

勝天王經佛自說云八十種  
好者五十八章下不高不下

隨眾  
生樂

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

道宣律師感應記清  
淨梵行修童真業

五

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今書丹款仰乞  
證明陵和南

補

玉臺新詠童謡云洛中女子莫干  
妖前拜三月抱胡腰論邊境事書

才博  
命書  
犯勾  
絞六  
官背  
驛馬  
三刑  
當此  
生者

並無  
官爵  
答  
諸求  
官人  
書

徐孝穆集箋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徐孝穆集箋註卷四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呂長生

欽定四庫全書

徐孝穆集箋注卷四

陳 徐陵 撰

吳江吳兆宜註

序

王臺新詠序

晉陸機塘上行發藻玉臺下注玉臺以喻婦人之身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規

海錄碎事凌雲臺魏文帝黃初三年築又燕昭王好神仙

仙人甘宙與王登偃日之臺史記秦本記戎王使由余來聘穆公亦以宮室引之食三休之臺 顏樵曰周書

宣帝既滅北齊詔曰偽齊戴穿池運石為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概日凌雲 萬戶千門張衡之

所曾賦

張衡西京賦開庭詭異門千戶萬

周王璧臺之上

穆天子傳盛姬盛柏之子

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威門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漢帝金屋之中

漢武故事

帝為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玉樹

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柙

漢武故事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為枝

碧玉為葉花子青赤以珠玉為之空其中如小鈴鏜鏜有聲又以白珠為簾玳瑁柙之

其中有麗

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

見為王儀同表

充選掖庭

後漢皇后紀綸漢法常因

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

者載還後宮

四姓良家

北史魏文帝宏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

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 樵曰後漢書明帝時外戚樊氏郭氏殷氏馬氏是為四姓小侯非列侯

故曰馳名永巷 史記范雎傳雎見昭王佯為不知永巷而八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名也宮

中有長巷故名 亦有潁川新市 晉書明穆庾皇后潁川馬後改名掖庭 鄆陵人后美姿儀後漢

書光烈陰皇后南陽新野人帝常歎 河間觀津 三輔黃曰娶妻當得陰麗華按新市未詳 圖列仙

傳曰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右手鈞卷姿色佳麗武帝反其手得玉鈞而手展漢外戚傳孝文竇皇后家在

清河觀早卒葬觀津師 本號嬌娥 未詳按左思嬌女詩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 左家有嬌女皎皎頗

白 曾名巧笑 中華古今注殷巧笑魏文 楚王宮內無不 帝宮人始作紫粉拂面

推其細腰 後漢馬廖傳楚王好 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 細腰宮中多餓死

除孝傳集箋注



手詩魏風慘慘女手可以縫裳閱詩敦禮非直東隣之自媒宋玉登徒子好

色賦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感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闕臣三年至今未許也樵曰司馬相如美人賦臣

之東隣有一女子雲髮豐豔蛾眉皓齒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婉約風

流無異西施之被教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土城者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

邱王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弟兄協律自小學歌見

長孺書少長河陽由來能舞漢五行志成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

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琵琶新曲無待石崇晉石崇王明君辭序

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序之瑩

篋雜引非因曹植

漢書塞南越禱祠太乙后王使樂人侯調作坎侯樂府有曹植篋引

傳鼓瑟於楊家

漢楊惲傳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得

吹簫於秦女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雀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乃妻焉共

隨鳳 去 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

漢武故事建章長樂宮皆葦道相屬

懸棟飛閣不由徑路

樹穀曰漢書衛子夫為平陽主

謳者帝被霸上還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悅子夫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驪甚主因奏子

夫送入宮陳皇后聞子夫得幸與死者數焉後遂立為

皇 后 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妬 桓譚新論陳平為高帝解

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因急已馳便歸迎取欲進

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

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  
矣閼氏婦女有妒妬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

且如東

隣巧笑來侍寢於更衣

注見上

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

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  
亦捧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  
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司馬相如好色賦花容自獻玉體  
橫陳漢武故事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  
為甲帳其次為乙帳

關中記建章宮

甲以居神乙以自御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  
中有馭娑殿拾遺記每輕風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  
以翠纓結飛燕之裾樹殺曰傳毅舞賦序激楚結風

陽阿之舞長樂駕鴛秦新聲於度曲

見雜曲

妝鳴蟬之薄鬢

中華

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  
始制為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  
照墮馬之垂

髮

後漢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齒齒笑以為媚惑反插金

鈿

龍輔女紅餘志魏文帝陳巧笑挽髻別無首飾惟用圓頂金符一隻抽之文帝目曰玄雲黯靄兮金星出

吳筠詩蓮花銜青雀寶粟鈿金蟲

橫抽寶樹

後漢輿服志皇后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挂

枝相繆一爵九華

南都石黛

梁書天監中詔宮中作白妝青黛眉樵曰留青日記廣東始興縣

溪中出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

最發雙蛾

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令作蛾眉鶯鶴髻

北地燕脂

古今注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花妝偏開兩

靨

曹植洛神賦靨輔承權注靨笑靨權頰也

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

顏脩內傳

橋順二子曰璋曰瑞師事仙人盧子基於隆慮山棲霞谷服飛龍藥一九十年不饑故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

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饑亦不食與我腰中寶  
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兩三日身輕生羽翼

鳳授歷軒轅

漢律歷志黃帝使冷綸取竹懈谷制十二  
簧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

比黃鍾之宮

樵曰漢書注鳳鳥氏為歷正軒  
轅黃帝受河圖作甲子歲記甲寅日記甲子

金星與

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

顧野王詩妝罷金星出晉  
杜預曰婺女為已嫁之女

織女為處女梁簡文帝詩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張

正見豔歌行裁金作小靨散麝起微黃西陽雜俎近代

妝尚靨如射月曰黃星靨靨細之名蓋自孫吳鄒夫人

也王充論衡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

月樵曰史記婺女四星天

驚鸞治袖時飄韓掾之香

少府也主布帛裁製嫁娶  
北堂書鈔表宏賦云舞迴鸞以紆袖世說韓壽美姿容  
曾充婢以為掾充女於青瑣中見壽悅之與之通充見

女盛自拂拭又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衣歷月不歇尤疑壽與女通取左右婢考問之婢以狀

言克祕之

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

西京雜記趙飛燕立為皇后其弟合

德上遺織成裾陳思王植洛神賦願誠素之先達芳解玉佩以要之

雖非圖畫入甘泉而

不分

漢外戚傳李夫人少而早卒武帝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言異神仙戲陽臺

而無別

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

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岵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真可謂傾國傾城

見雜曲

無對無雙者也

古詩為焦仲卿作作精妙世無

雙  
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

硯匣終日隨身

陸機書在平原常業行曹公器物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枝

翡翠筆牀

無時離手

藝文類聚傳玄曰漢末一筆之匣綴以隨珠文以翡翠樹萱錄南朝呼筆管為牀

清

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

傳統妻芍藥花頌眩眩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陽靈梁

武帝宛轉歌欲題芍藥詩不成

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

未詳

九日登高

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誅德之辭

魏文帝與鍾繇九日送菊

書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

以享宴高會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晉書武帝左貴

嬪諱芬思之妹也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常作菊花

頌曰英英麗質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耀金華及帝女

萬年公主覺帝痛悼不已詔芬為誄

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

椒房宛轉

漢宮儀皇后所居殿曰椒房以椒和泥塗壁故名溫暖而香辟除惡氣又取蕃實之義

柘館陰岑

漢書班婕妤好賦痛陽祿與柘館兮仍極祿而離災烟曰三輔黃圖柘觀在上林苑 絳

鶴晨巖

江總集為陳六宮謝表鶴齋晨啓

銅蟲

一作鋪

畫靜

未詳按孟子以退蟲漢趙

歧注追鍾鈕也鈕磨鬻處深矣蟲欲絕之貌也

三星未夕不事懷衾

詩嗟彼小星三五在

東又抱衾與稠

五日猶賒誰能理曲

初學記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樹屏曰枚乘雜詩當戶理清曲 樵曰詩五日為期

優游少託

古逸詩孔子去魯歌曰益優哉游哉

聊以 寂寞多間

漢揚雄傳京師為之語曰惟寂莫自投閣

厭長樂之疎鐘

見謝

救賜啓 樵曰三輔

黃圖鐘室在長樂中

勞中宮之緩箭

見與楊僕射書

輕身無力



怯南陽之擣衣

庾仲雍荆州記 秭歸縣有屈原宅 女須廟 擣衣石 猶存 樹屏曰 古詩 閨中有

一婦擣衣 寄遠人

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

藏榮緒晉書竇滔妻蘇氏善屬文符

堅時滔為秦州刺史 被徙流沙 蘇氏思之 織錦為迴文詩 寄滔 循環宛轉 以讀之 辭甚悽惋

雖復投

壺玉女

神異經 東王公與玉女投壺 梟而脫誤 不接者 天為之 茂開口 流光 今電是也

為歡盡

於百驍

西京雜記 郭舍人善投壺 以竹為矢 教夫 今還一夫 百餘 反謂之為驍

爭博齊姬

未詳 按晉胡貴嬪傳 貴嬪諱芳 奮之女也 武帝嘗與博 蒲爭矢 遂傷上指 帝怒曰 此固將種也

心賞窮

於六棊

鮑宏博塞經 各投六棊 行六棊 故用博 陸用十棊 六棊 六棊 白六棊 黑所擲 般謂之瓊 瓊有五彩

色 故謂之五塞 樹聲曰 國策 蘇秦說秦王曰 臨淄甚富而實 其民無不鬪 難走狗 六博 闡鞫 說文 六博 局戲

也六著十二  
恭烏胄所作  
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

萱蘇微蠲愁疾

魏王朗與魏太子書萱草忘憂畢蘇釋勞無以加也

但往世名篇

當今巧製分諸麟閣

三輔黃圖麒麟閣在未央宮左漢蕭何建以藏秘書

散在鴻

都

後漢蔡邕傳邕對曰鴻都篇賦之丈可且消息樵曰後漢書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

不藉篇

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

魏志劉馥傳夜然脂照城外樹提伽經庶人然脂諸

侯然宴天

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為十卷曾無參於雅

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

三秦記涇水出開頭山至高陵

縣而入渭與渭水合流

於是麗以金箱

北史齊衡陽王鈞嘗手自細書

三百里清濁不相雜

王

五經置裝之寶軸

隨牛弘集請開獻書表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十卷皆赤軸

青紙文

字古拙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

漢官儀尚書為中臺謁者為外臺御史為

憲臺謂之三臺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烟曰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

中工八分篆草世以書聖稱

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凰口中令銜之飛下

連作

高樓紅粉

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

仍定曾魚

之文

抱朴子書字之諒有

辟惡生香

魚豢典畧芸臺香

芸臺

聊防羽陵之蠹

穆天子傳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雀梁因蠹書於羽陵

靈飛

六甲高擅玉函

漢武內傳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凡封以白玉函

鴻烈仙方長推丹枕

博物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秘書及子向咸而奇之信黃

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按鴻烈解今淮南子是

至如青牛帳裏

錄異傳武都郡立大

特祠是大梓牛神也今俗畫青牛障是

餘曲未終朱鳥窗前

博物志王母降於九華殿

王母索七桃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下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常三來盜

我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

後漢楊厚傳厚祖父春誠子統曰吾緜裹中有先祖

所傳秘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晉中經簿盛書用卑縹囊布裏書函中皆有香囊

散此滔繩

劉向

別錄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永對玩於書帷

漢董仲舒傳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

未詳按後漢書

明德馬皇后好讀春秋

實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

漢書實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

老子之言帝及諸實不得不讀老子皆遵其術

固勝西

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

高瑗曰蜀志劉琰為車騎將軍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

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

漢成帝紀元帝在太

子宮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

樹本曰漢王褒傳元帝為太子嘉褒所為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

之變彼諸姬

詩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聊同棄日

晉陶潛戒子書見賢思齊不宜忽略

以棄日也猗與彤管

詩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麗以香奩

碑

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峯

見與陳司空書

桓桓地軸壯哉崑崙

之阜

博物志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十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三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地有

二千六百軸犬牙相舉

三光懸而不墜

見勸進表

九土鎮以無疆

張衡思玄

賦思九土之殊風

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咨四

鎮

舜典帝曰咨四岳

咸建吾臣

見論語

業配蒼祇

爾雅春為蒼天楊泉物理論地

者其神曰祇

功成寓縣

兆宮曰謝朓詩霸功興寓縣

至於流名雅頌著美

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

君乎自文昭武穆

見勸進表

胙土開家

左傳衆仲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易開國承

家

濮水盛其衣簪紫波分其緒秩

衛康叔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封康叔為

衛君居河淇間故殷墟夷王命衛為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朝於魏魏世家安邑近秦於是徙治

大梁無忌謂魏王曰決榮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

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

信陵

君傳魏有隱士曰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決不以監門困故而

受公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

後漢侯霸傳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每春下寬

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建武中為大司徒

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

後漢

吉許幼有高名好叢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或勸之任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我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幼不自安復投揚州刺史劉繇及孫策平吳幼與繇南奔豫章而卒高士表忠寄身於交越後漢書表忠閔弟也初平中為

沛相及天下大亂棄官客會稽上虞俱違建安之難後漢

書獻帝興平二年三月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獨處衡室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明年正月改元建安

山之陽盛弘之荆州記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至於軒轅乃以瀟霍之山為其副焉本傳安都守成師

始興曲江人也為郡著姓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史記

貨殖傳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即鐵山鼓鑄運班佃必於

壽真賈滇蜀民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班佃必於



欽定四庫全書

徐孝穆集卷四

十

旌鼓

漢書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以財  
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

光祿大夫

南史本傳父捍少仕州郡以忠謹稱安都貴為光祿大夫始興內史

邑里開通

德之門

後漢鄭玄傳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告高密縣為玄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州鄉

無抗禮之客

漢竇嬰傳每朝議大事列侯莫敢與抗禮

自茫茫禹迹

左傳虞人之箴

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

赫赫宗周

見

家滅驪戎國亡夷羿

見與王僧辭書

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

見為陳武帝書

括地象於炎州

楚辭嘉南州之炎德按括地志書名也  
曰河圖括地象緯書名也見後漢曹褒傳

鐸

南興涿鹿

之師北問共工之罪

五帝本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又舜流共工於

幽陵以  
變北狄

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

帝王世紀扶始以  
季秋下句夢白帝

遺馬祖而升邱見白虎其上  
有感已而生皋陶於曲阜

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

傑

天官書東宮蒼龍有尾箕星莊子傳說得之以  
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其尾而比於列星

公亦

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

見諫罷  
道書

高詠玄池

之野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於玄池  
休於玄池之上乃奏廣樂而歸是曰樂池

天子三日

沈吟梁

甫自比管仲之才

見與王  
僧辯書

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

見與

宗室書南史安都工隸書能鼓  
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頗清靡

自強敵侵華羣蠻縱軼

後臯柱部之地

陳書武帝紀高州刺史李遷任據大臯  
又大寶元年帝發始興次大庾嶺大破

欽定四庫全書

徐孝穆集箋注

十二

路養

四戰五達之郊

燕世家樂間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攻詳與宗室書

郡

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

霧集

張協賦暮布星羅揚雄封事霧集雨散

公既膺五聘

殷本紀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

之五反然

方啟六韜

小學紺珠文武龍虎豹犬為六韜

率是驍徒仍開

嶺嶠

南史本傳從武帝攻蔡路養破李遵任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封富川縣子

自大討瀟

湘

晉漢春秋氏池縣天柳谷口有蒼石立水中其文曰大討曹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

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南史陳武帝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

同茲樊鄴

鄴商也

下軍違命

左傳晉侯伐秦荀偃今日雞鳴而見漢書 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騫

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上策不宣漢

布傳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  
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陞

下安枕而敗我王師受拘勁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神

書見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為令德左傳君子曰天

纂之謀吳帳斯開漢素盞傳吳王濞反盞使吳見守從

醉卒直出衛門無擁左傳吳人藩雖復季孫還魯左傳昭公

人執季孫韓宣子使叔魚歸隨武濟河見與王國慶民

季孫平子先歸惠伯待禮僧辯書  
安相儔匪若即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通考

代帝王所都皆曰尹  
注南朝曰丹陽尹  
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禮於

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

後漢書馮異收散卒設伏與赤眉戰

大敗之於峭底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  
灃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降異威行關中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自  
茅津濟封般尸而還遂霸西戎用益明也  
斯乃聖主

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

本傳安都與周文育西討王琳文育亦自豫章至時

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王琳至奔口  
安都乃悉衆往沌口以禦之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  
徐敬成並為琳囚總以一長縲繫之置於榻下令宦者  
王子晉掌視之安都等許賂于晉乃還都自劾詔並赦  
之復其官爵尋為丹陽尹後王琳  
入齊安都討琳餘黨所向皆下  
皇帝以陶唐啓國致

玉版於河宗

帝王世紀堯帥諸侯羣臣沈辟於洛河受圖書穆天子傳天子授河宗辟河宗伯天

受辟西向沈辟於河再拜稽首

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

帝王世紀少昊金天氏降

居江水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

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

左傳王孫

滿曰成王定鼎於郊

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

見與揚僕射書樹聲曰陳文

帝紀武帝之討王僧辯也先名帝與謀時僧辯塔社龕據吳興武帝密令帝還長城立柵備之龕遣將杜泰掩

至帝部分益明及武帝遣周文育討龕帝遣將軍劉澄蔣元舉攻下龕周文育侯安都敗於沌口武帝詔帝入

總軍政尋命率兵城南皖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主器

攸歸繫辭主器者莫若長子

當璧斯在

見勸進表

公於是抗表長信

漢霍

光傳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是為孝宣皇帝詳謝齊賜啓

清宮未央

漢文帝紀使太僕嬰東牟侯與居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

從億兆以歸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軫轄

見與王太尉書

奉侍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

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萬邦

之本由此克寧

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本傳太后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安都按劍上殿曰太

后出璽又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中流而殺之

乃復進公司空

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

漢曹參傳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安之以

惠和

後漢左雄傳疏曰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

望杏

敦耕

月令杏花  
生種百穀

瞻蒲勸穡

呂氏春秋冬至五旬七日當  
始生薑者草之先者也於是

始

耕室歌十耦

詩十千  
維耦

家喜萬鍾

見孟  
子

陌上成陰

樂府題  
有陌上

桑

桑中可詠

詩期我  
乎桑中

春鷓始轉

說文黃鸝倉庚  
也鳴即鷓生

必具籠

筐

晉儀禮志皇后親織公主及諸命  
婦皆步搖衣青各戴筐鈎從蠶

秋蟀載吟

月令注  
引俚諺

蜻蛉鳴  
蟋蟀鳴

衣裘成  
婦驚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

晏子齊大旱公  
名羣臣問以祠

靈躬瞻舞雩

周官司巫若國大  
早則率巫而舞雩

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

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

詩如坻如京一統志  
為彼在鳳陽府即安

豐塘也乃楚相  
孫叔敖所築

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

漢溝洫志韓  
欲疲秦使鄭



國說秦令鑿涇水秦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歲之命為秦建萬世之功遂成之名鄭國渠雖復東過

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後漢書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內早嵩行部車所經甘雨輒降南

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枝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江湧而濤起其

始起也洪林林馬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惟蓋之張固不得同年而

語矣若夫聽采民訟昏曉必通名引軒櫺躬親辯決立

受符於前案未詳按漢酷吏傳左馮翊缺上欲徵嚴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無留諾

於後曹北堂書鈔魏孟康為弘農太守事無留諾樹穀曰漢蕭育傳育為茂陵令扶風名詣後曹以

職事對育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燕世

家名公巡行鄉邑有  
棠樹決獄政事其下  
欣欣美俗濟濟都塵  
以賈琮郭賀

之風

後漢書冀州刺史賈琮舊制傳車駟駕垂赤帷裳琮曰刺史當廣視遠聽糾察美惡豈可垂帷裳以

自蔽乎命御者寡之郡縣聞風震悚又荊州刺史郭賀多異政明帝賜以三公冕旒敕行部去襜帷露冕使百姓見其容服行建武永平之化范蔚宗明帝紀論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

南史王瑒字子瑛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

入輔以為司徒左長史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

從

語見書

允膺絲誥銘曰

鬱鬱三象茫茫九州

見上

綿天滲漉

司馬相如封禪文滋液滲漉

浹地

虔劉赫矣高祖爰清國讐元勳佐命力牧封侯

帝王世紀黃帝

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木傳武帝謀襲王僧辯惟與安都定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至安都屢破之以功進爵為侯亦既旋歸拜家有暉宮亭蠡浦舊翅

高飛

木傳復其官爵出為南豫州刺史攻王琳將曹慶常愛眾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愛眾後破之餘

眾悉平

炯曰荊州記宮亭湖即彭蠡澤也謂之彭澤湖一名匯澤

電卷勁寇風行國威

吳張紘傳注引吳書曰紘述策平定三郡風行草偃

文身被髮

穀梁傳吳祝髮文身

作貢來

綏我皇慕武攀號東序

顧命東西嚮

謁渭同周

齊世家西伯將出獵卜之

曰所獲非龍非虵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

迎門惟呂

顧命成王崩俾爰齊

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本傳  
還軍至南皖而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

文帝翼奉流矢為暴天官書項羽拔攬槍斯舉爾雅彗星慄

慄蒼黎老子聖人在上天下慄慄為天危危刀俎見與

射書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犬豕實翦長鯨進表北震

巢浦南俘灌城侯瑱傳以瑱為都督侯安都等並隸馬

合戰琳軍少却本傳劉異擁據東陽安都躬自接戰為  
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度軍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

入堰樓艦與異城等異奔晉安虜其妻子振青羌卷介

旅而歸仍還本鎮吏人表請立碑詔許之  
赤狄回兵見勸蹈舞難喻歌謠靡宣班固東都賦下舞

曰我黎庶俱祈上玄

揚雄甘泉賦惟漢十世將郊上玄

山移兩越

見與王僧

智書海變三田

見與揚僕射書

公為上相復倍斯年

### 廣州刺史歐陽頴德政碑

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

山海經昆侖之邱有弱水之川環之又西王母

之山有軒棘臺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

漢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至曾

孫高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

地理志千乘郡屬青州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

後漢歐陽欽傳欽字正思樂安

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欽八世皆為博士學為儒宗世祖即位為河南尹建武六年拜揚州牧八

年徵為大司徒

廣陵邕邕族擅江右

未詳

渤海赫赫名重洛陽

晉書

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

若夫岳鎮龍蟠

周官荆山之鎮山曰衡山詳勸進表

星懸鶉火

左傳味為鶉火注鶉

火南方柳星也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

晉書

曰和嶠森森如千大松

萬頃無度

後漢郭泰傳泰曰叔度汪汪若千萬頃波澄之不清混之不濁

年當小學

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

志冠成童

內則成童舞象

因孝為心欲

仁成體

本傳顧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為郡豪族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

屯騎府

君早棄榮祿易簪之日

檀弓曾子寢疾病元起易簪

幾將毀終

禮記

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不杖之言

喪服小記庶子不以杖即位

深非通制遺賢巨

萬富擬倚頓

漢貨殖傳倚頓用鹽鹽起與王者埒富

栽變槐榆並賑宗戚南茨

大麓

舜典納於大麓注麓山足也

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

寰宇記橘

洲在長沙縣西南四里江中時有大水洲渚皆沒此洲獨存湘中記諺曰昭潭無底橘洲浮

披書於

杏壇之上

莊子漁父篇孔子游乎濞惟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三冬

文史

見讓左僕射表

五經縱橫

見與宗室書

頓致嘉招確乎難拔

本傳

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

既而帝啓黃樞神

亡赤伏

見讓表

天地崩竇川冢沸騰

詩百川沸騰山冢萃崩

羣悍首

豪更為禍亂朝披羽檄

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

夜照耀烽

晉天文志

軒轅西四星曰耀燿者烽火之神也

浴鐵蔽於山原

晉建武故事王敦死秘不發喪賊皆重鎧

浴鐵縱金駭於樓堞

司馬相如子虛賦擬金鼓吹鳴籥

公疲兵屢出獨據

胡牀

曹瞞傳操與馬超戰超等掩至操志猶坐胡牀未起

勅賊重圍尚凭書几

九州

春秋孔融為北海太守為素譚所攻流矢雨集融凭几安坐

揚灰既散

論衡楊璇為零陵太守時

桂陽賊起璇乃置馬車數十乘以囊盛石灰於車上乃會戰從風揚灰向賊遂大破之

駕棒將軍

抱朴子吳遣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刃皆不得拔將軍乃多作勁木白倍擊之禁不得行

因而克賊咸克凶渠以保衡服

本傳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顧善故顧常隨欽征討南征



夷獠禽陳文育所獲不可勝計大獻銅鼓累代所無顧  
預其功時相衡界五十餘洞不賓救衡州刺史韋榮討  
之榮委顧為都督悉皆平殄常以二主蒙塵見荅王三光掩曜班固

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注三光日月星也

出入逾於嘗膽

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仇愁心苦志

懸膽於戶殷憂獨其撫心漢酷吏傳大將軍光因舉手

不治第宅深符去病

漢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志

臬羣醜彌同越石

晉書劉琨字越石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氣逆虜

自禹圭

既錫

見勸進表

堯玉已傳

帝王世紀堯賜舜以昭華之玉

物變謳謠風移笙

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

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義不食

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魏蘇則傳

則字文思扶風武功人也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本傳侯景構逆桀自解還都征景以顧監衡州及陳武帝入援都顧乃深自結託遣顧為始興內史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顧為刺史況

番禺連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目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統前軍乾數難違剝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

奇功即訓皇家深弘朝紀檻車才至見移輿櫬已焚左傳

許男而縛銜壁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祝史妖於夷吾左傳晉侯改葬共太子命之使復其所秋孤突適下國遇太子

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  
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  
族君祀毋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  
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  
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壇場延於井伯左傳晉執虞  
公及井伯以  
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滕秦穆姬本傳蕭勃在廣州顧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  
南康以顧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送於武帝釋而

禮之綢繆安樂造次訐謀爰珥豐貂允光金螭漢官云秦  
置散騎又

置中常侍漢因之皆銀瑠附蟬為文但八桂之上山海  
經桂

貂尾為飾謂之貂瑠瑠帝改施金瑠但八桂之上  
林有八樹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山海經南方蒼梧之邱  
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

在番禺東  
山在長沙  
零陵界  
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臯深留夙愛仁恩可

以懷猛獸

後漢童恢傳恢琅邪姑幕人少仕州郡為吏民常為虎害乃捕二虎恢咒虎曰若殺人者

常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即時殺之一虎視恢嗚吼即時解釋吏人為之歌頌威

名可以懼啼兒

南史劉胡傳胡為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胡來即止

乃授持

節散騎常侍

本傳不載

衡州刺史

本傳蕭勃死後嶺南亂頗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

乃投南安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

我皇帝從唐侯以肩國

見勸進表屈啓

筮而承家

漢文帝紀高后崩大臣遂使人迎代王代王卜之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一恭寶祚開定江河三改璇衡芑羅湘峽昔中宗屈申

於處仲

晉書王敦字處仲元帝永昌元年三月敦據石頭擁兵不朝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忌本朝於

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高祖遺恨於平

當歸琅邪以避賢路按元帝廟號中宗

城見玉臺新詠序

漢武承基方通沙塞

漢衛青傳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

晉明

紹運裁平姑孰

晉書明帝太寧元年四月敦謀篡位自武昌移鎮姑孰二年六月加司徒王導

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

方其盛業綽有

光前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

本傳文帝即位進號

廣州刺史

又都督東衡州

本傳作交廣等隋書揚州南海郡始興縣注齊曰正階梁改名焉又置安遠郡

置東衡州二十

本書作十九

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

漢書鄴食其曰

民以食為天

敷其分地火耕水耨

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

穉 彌亘原野盜賊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

新垣既築外戶無扃

禮運故外戶而不閉

脂脯豪家鐘鼎為樂

見與

王僧辯書

揚袂灑汗振雨流風

蘇秦傳臨菑之塗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市有千

金之租

漢高五王傳主父偃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

田多萬箱之詠

詩乃求萬

斯箱

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

刊豐琰庶樊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

後漢寶憲傳南單于於漢北遺憲古

鼎其旁銘名仲山甫鼎潛夫論仲山甫姓樊字穆仲封於南陽

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

德 晉書加羊祜征南大將軍詳與李那書

於是跪開黃素

揚雄荅劉歆書天下上計孝庶

及內郡街卒會者常把三寸弱翰筆賣黃素三尺以問其異語

爰登紫泥

西京雜記漢以武都紫泥

為璽室

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為其銘曰

赫赫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

書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崇高維岳貺甫生申

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攸攸銅畧

疑作畧見章司空書

藐藐金鄰

左思兵都賦金鄰象郡之渠注夫南之外有金隣國去夫南可二千餘里土地出銀

莫遠非督無

思不賓三江靡浪

見移文

五嶺奚塵

見與章司空書

式歌式舞

詩雖

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仁哉至仁公其饗福於萬斯春

晉陵太守王勵

本傳作勸

德政碑

樹屏曰本傳勸字公齊侯景之亂奔

江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  
勸為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大建元年累遷尚  
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勸為晉陵太守在  
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勸政德詔許  
之

若夫睢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

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

晉書王祥傳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歷

官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  
戶祥弟覽子裁裁子導字茂弘元帝過江導歷位至丞  
相輔和三世及薨詔喪莫參用天子之禮謚曰文獻  
樹聲曰國語祭公謀父曰我先王不窋奕世載德

吳



世標曰後漢王良傳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王莽時不任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

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范曄論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隋地理志東海郡屬徐州琅邪郡

屬徐州郭莖表其深源見為貞何等慙其遠慶後漢王敞傳敞六世

祖比干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有老嫗謂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

策凡九百九十枚子孫豈惟桓氏之鳴玉范曄論桓氏自榮至典父子兄

弟代為帝師國語趙簡子鳴玉以相張家之珥貂漢書張安世子孫相繼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

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詳歐陽頤碑表姓之朱衣後漢素安傳安道逢二書生指一處云莫此地

當世為上公故累世隆威楊宗之華轂漢楊惲傳惲家方隆威時乘朱輪者十人又有飲

飛遮列

漢百官公卿表伙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

班弓夾門

後漢班超傳悉持弓弩夾門而

伏濯龍俯望

後漢馬皇后紀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百

官志有濯龍監一人

緹騎盈道

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環濟要畧司隸出從緹騎

奕世

如此何其盛哉

南史勸祖份累遷尚書左僕射父琳位司徒左長史兄銓衛尉卿錫累遷吏部

郎中僉太子中庶子通尚書右僕射弟實歷位侍中固遷潯陽太守

君以藍田美玉

三秦記藍

田出美玉吳志諸葛恪少有才名孫權奇之曰藍田美玉真不虛也

大海明珠

曹植贈丁廙詩大國

多良材譬海出明珠

灼灼美其聲華英英照其符彩丰神雅澹識

量寬和既有崔琰之鬚眉

魏書崔琰聲資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

瞻望太祖亦敬重焉

非無鄭玄之膏帶

後漢書鄭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

偉

爛爛若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

世說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

如巖下電世日李元禮設設如勁松下風

勢利無擾於曾襟行藏不繫於懷

抱家門雍睦孝友為風上交不謫下交不瀆

見繫辭

脫貂

救厄情靡矜宏

未詳

釋馬窮塗惟濟危殆

後漢廉范傳范遷蜀郡太守坐

法免歸鄉里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盧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

而愍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

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挹其

精微辭宗稱其妙絕

本傳勸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青簡未嘗以利欲干懷

出為

仁武將軍晉陵太守

宋書南徐州刺史領晉陵太守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毘陵晉東

海王越世子名毘永嘉五年帝改為晉陵

五雞二彘勤卹有方

漢龔遂傳遂為渤海太守

使民家養二母燕五母雞

問羊知馬鈞鉅兼設

漢書趙廣漢為京兆尹善為鈞鉅以得事

情鈞鉅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

濟北

移樹累政之所未洽

未詳

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

汝南先賢

傳趙規為安陽令與朗陵黃萌爭水割指

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

用殷阜銘曰

康哉寶運美矣良臣渭自澧水源以洛濱公侯世及宰

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

經笥

後漢邊韶傳韶曰腹便便五經笥

文為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

鼎鉉虛職

易鼎玉鉉

台階未臻

晉書羊祜表曰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注台司三公也

安

知霜霰遽天松椿

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碣石斯表

民情既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蔡邕獨斷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長

### 丹陽上庸路碑

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

史記

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注元命包曰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有所職 樹木曰封禪書四瀆者江淮河

濟也 國險者固其金湯 漢蒯通傳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儲蓄者因於轉漕

漢宣帝紀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 貨財為禮 曲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

專俟會通厥田為上

書禹貢四海會同又徐州厥田惟上中

皆資滲漉

見侯

安都碑 大矣哉坎德之為用也

木華海賦曠哉坎德易坎為水

是以握圖

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

揚雄長揚賦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

關 上哉少昊初命水官

木詳左傳刺子曰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逝矣

高陽爰重冥職

帝王世紀顓頊高陽氏以水事紀官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

舜為太

尉於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

河圖曰舜以太尉即

位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米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為  
押白玉為檢黃金為繩紫芝為泥章曰天皇帝符璽舜  
典伯禹作司空禹貢奠  
高山大川又九澤既陂  
開華山於高掌  
述征記華山本  
一山巨靈所開

今睹手跡於華岳而  
鑿靈沼於周原  
詩王在靈沼  
又周原膾膾  
莫匪  
脚跡在首陽山下

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

皇無為曰帝

帝王世紀功合神者稱皇德  
合地者稱帝德合人者稱王

若夫雲雷草

創

易雲雷屯又  
天造草昧

翦商黜夏之勳

疑既二句詩后稷之孫  
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

始翦商湯誥  
罪人黜服

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

後漢崔駰傳蔡邕  
銘論呂尚作周

太師具功銘  
於昆吾之鼎

陳鴻鐘於豐岳豈易揄揚

漢司馬相如賦  
撞鴻鐘山海經

豐山有九鐘注霜降則自鳴  
樹屏曰班固西都賦雍容揄揚  
斯固名言所絕也及乎

膺斯寶運大拯橫流

晉王尼傳尼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

屈至道於

汾陽勞凝神於姑射

莊子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又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詳卷三

聖人

作樂簫韶備以九成

見書益稷

喆王盡禮春官總於三代

周見

禮豈止金門桴竹

玉泉記立春之日取宜陽金門山竹為管河內葭草為灰以候陽氣

尺調鐘

世說荀勗善解音聲遂正雅樂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勗意忌之遂

出阮為始乎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始以授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

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公帶獻明堂之圖

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尺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



有一殿四面無殿以茅蓋通水圍宮垣為複道上有匡  
接徙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

衡建后土之議

郊祀志匡衡以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臣議定若

斯而已矣天降丹烏既序孝經

干寶搜神記孔子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

拜乃起白霧摩地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上有刻字孔子跪受讀之

河出應龍乃私周

易

見勸進表

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

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注五聲配五行之色屈原九歌云五音紛兮繁會

不移漏刻

見與楊僕射書

纔命口占

漢游俠傳陳遵為河南太守召善書吏十人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

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河南大驚

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

黃竹之辭

蔡邕琴操周成王琴歌鳳皇翔兮紫庭余何德兮感靈穆天子傳王遊黃臺之上時國中

大雪大凍王作黃竹歌三章以哀之

晨露卿雲之藻

呂氏春秋晨露湯歌也詳勸進表

之兩帝徒有詠歌

漢書高祖有大風歌漢武故事帝作秋風辭

魏之三祖空

云詩賦

沈約謝靈運傳論曹氏基命三祖陳王盛高麗漢

以為彭老之教終沒

愛河

昇玄經漂浪愛河流吹欲海

儒會之宗方離火宅

見與李那書

豈知

五詩八會之殊文

未詳復菴和尚華嚴論贊龍樹菩薩入龍宮看藏得華嚴下本回歸西王

傳到此方者乃八十卷經三十九品品分七處九會

天上人中之妙典

優闍王作佛形像經

若生天上天中最勝乃至得作六欲天王於六天中尊貴第一

雪山羅漢爭造論門

燈傳

錄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為說法驚嶺名僧俱傳經藏見與李香象

之力特所未勝雜寶藏經過去久遠比提醯國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華嚴經

現有菩薩名曰香象與其眷屬諸菩薩中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秋兔之毫書而莫

盡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為附毛皆以秋兔之毫忠信為寶家語孔子息駕於河梁有懸水

三十仞圍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所以能入而復

也禱祈免於白駒漢溝洫志武帝用事萬里沙磧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壁令羣臣從官自

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明德惟馨左傳宮之奇引周書曰山川舍

於駢犢見論語至如月離金虎陸機詩望舒離金虎漢書西方金也孔傳昂白虎中

星然西方七宿畢  
昂之屬俱白虎  
泥染石牛廣州記州有石牛每早殺牛以血和泥石牛背既

畢即雨泥  
盡方止  
蒼蔚朝興滂沱晚注詩蒼蔚兮蔚兮南山朝隤又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而清蹕纔動見勸進表纖羅不搖木華海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高閑將臨

左傳高  
其閑閔  
油雲自闢西京雜記雨雲曰油雲陽烏銜日寧懼虎賁之

弓廣雅云日名陽烏淮南子曰中有跋烏樹本曰漢明帝起居注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垂輿上

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鳴啞啞引弓射之  
洞左掖陛下壽萬萬臣為二十石賜錢二百萬  
飛雨彌

天無待期門之蓋漢外戚傳上官桀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桀奉蓋雖風常屬

車雨下  
益輒御  
震維舉德易震為長子文炳曰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

以道德見表非曰尚年後啟若發居豐而檀弓文王舍伯邑考

文王長子發武王名猶莊在漢後漢書東海恭王疆建武二年立

讓位於顯宗顯宗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按昭明太子早卒簡文帝乃高祖第三子也故云

濤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見侯安都碑山口金牛孰辨梅湖

之路初學記武原淪為當湖又有梅湖趙擘吳越春秋海鹽縣淪為招湖徙居武原鄉故越地也世

標曰劉道道錢塘記明聖湖在專州典郡青鳧赤馬之

舟魏王桀海賦乘困桂之舟晨鳧之舸吳志太傅諸葛恪制為鴨頭船詳與王太尉書皇子天孫

鳴鳳飛龍之乘陶季直京邦記宋武帝度六合龍舟翔鳳以下三千四十五艘晉宮闕記天泉

池有飛龍舟

莫不欣斯利涉

易利涉大川

玩此修渠乍擁揖而長

歌

列女傳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不能渡將殺之津吏女涓持揖而前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立為夫人

乃擬金而鳴籟

見歐陽頔碑

斯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者

也銘曰

后王降德於衆兆民高文象緯

晉張華傳妙達象緯

妙義幾神業

冠遷夏

見為陳武帝書

功踰入秦

漢高祖紀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沛公攻

武關入秦

時惟大畜象及同人

見

慧雨方雷禪枝獨春

西域傳羅

婆路山北巖前是佛受山神飯已凝

帝德惟厚

書大禹謨益曰

都帝德  
廣運

皇恩甚深觀乎禹迹

見侯安  
都碑

見我堯心

孝義寺碑

臣聞道階八地猶見后妃

淨王論二淨穢土謂淨多穢  
少即八地已上百緣經佛告

比邱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梵摩達王正法治化惟無子  
息禱祀諸神求索有子因不能得時王國中有一池水

生一蓮華其華臺中有一童子結跏趺坐王及后妃見  
甚歡喜即抱還宮養育漸大隨其行處蓮華承足因香

五字名梅檀香後悟非常成  
辟支佛身升虛空作十八變願生千佛無非賢聖

雜寶  
藏經

波羅奈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  
利於石上有雌鹿來舐即便有身生一女子梵豫國王

立為第二夫人後時有身便生千葉蓮華時大夫人取  
千葉蓮華盛著藍裏擲於河中時烏耆延王接取見千

葉蓮華葉葉有小兒長大各有大力千子即時將諸軍  
衆降服諸國次到楚豫第二夫人却之以五百子與親  
母以五百子與養父母時二國王分閭浮提各畜五百  
子佛言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以誓願力常  
生賢  
聖 汲引之義雖同隨機之感非一至如媯汭有禮皇

源所以前興

堯典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周女斯歸陳宗所以流慶

左傳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大矣神基帝系淑聖重光者

也慈訓太后

陳后妃傳武宣章皇后諱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姓焉

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永定元年立  
為皇后武帝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召文帝及  
即位尊后為皇  
太后宮曰慈訓 德佐初九道暉上六  
周易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



龍德而隱者也又上六龍戰于野其居天上天中之極

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見丹處太任太姒之尊  
詩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又  
陽碑處太任太姒之尊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蘋藻

之化斯深葛覃之風彌遠  
詩于以采蘋南澗之瀦于以  
采藻于彼行潦又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皇帝膺茲上聖契彼援神  
後漢翟酺傳注援神契  
鉤命決昏孝經緯篇名

也  
愛敬在乎一人德教刑於四海是以明星皎皎流半

月之光  
孫氏瑞應圖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  
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私人則見  
甘露團

團灑如飴之味  
晉書甘露者仁澤也  
其凝如脂其美如飴  
嘉禾自秀  
孝經援神契德

下至地則  
嘉禾生  
浪井恒清  
瑞應圖浪井不鑿自成  
王者清淨則仙人主之  
天降徵祥

日聞書府

左傳女叔侯曰史不絕書府無虛月

自大明紹運

周易順而神麗乎大明

武應期

繫辭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至道旁通無思不格戊巳

校尉西關玉門

漢書元帝初元時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後漢班超傳不敢望到酒泉郡

但願生入玉門關注玉門關在燉煌郡今沙州

伏波將軍南表銅柱

見歐陽

方

使三千世界百億須彌

長阿舍起世經等云四洲地心即是須彌山山外別有八山圍

如須彌山下大海深八萬四千由旬其邊八山大海初廣八千由旬中有八功德水如是漸小至第七山下廣一千二百五十由旬其海鹹海廣於無際海外有山即是大鐵圍山四周圍輪并一日月晝夜回轉照四天下名為一國王即以此為量漸至滿十鐵圍繞訖名一小千復至一千鐵圍繞訖名為中十世界即數中千復滿

一千鐵圍繞訖名為大千世界此中四洲山王日月乃至頂各有萬億成則同成壞則同壞是皆一化佛所統之處名為三千大千世界

**同望飛輪**

轉法輪經佛在鹿野樹下時空中有自然法輪

飛來當佛前而轉

**共稟玄德**

舜典玄德升開乃命以位

**天嘉三年正月二十**

**一日詔旨**

陳文帝紀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武帝甚愛之永定三年六月

丙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文帝入慕皇統改元天嘉

**仰惟聖德方被兆民乃救**

**有司改東成里為孝義里昔岱山徙號重華著其受終**

舜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運**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并天下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豈若盡在輿地書茲里**

門仰述天經

孝經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光臨父母

繫辭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臣陵稽首

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

乃作銘曰

願此良因

大寶積經樂施於人獲五種名利五能為菩提作上妙因

宜資貴親

公羊傳子

以母貴母

三乘並策

見與李那書

四梵為賓

大悲芬陀利經佛言我於林中

三十六年遊四梵處為益眾生故食眾果法苑珠林大洛那力者是第四梵王那羅延力是

紺殿安

坐

梁元帝集善覺寺碑云寶繩交映無慙紫紺之宮白帖佛寺為紺園

蓮華養神

佛升切利天為

母說法經摩耶夫人兩乳血出猶白蓮華而入如來口中

燈前禮佛

涅槃經若於佛法供養一香燈

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

地後邊身

寶積經昔舍衛城有二十人皆是最後邊身更有怨家二十人

奪其命根如來為調伏是四十人故告目連言令此地  
中出住違羅刺欲刺我足此刺即長一肘佛言我過去  
世入大海中持稍刺人得如是報彼時二十惡賊欲害  
二十人者作是思惟如來法王尚不免報况我等輩即  
從坐起向 **並濟含識** 法苑珠林梁元帝捨 **咸歸至真** 法苑

珠林故經中來至佛所云南無無所著 **國家隆盛同享**  
至真等正覺是名口業稱歎如來德也

**遐慶謹勒豐碑**

檀弓公室視豐碑

**陳其舞詠**

潘尼釋奠頌不知手舞口詠

### 齊國宋司徒寺碑

無色之外方為化城非想之中猶稱火宅

楞嚴經有色無色有想無

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詳與李那書 若夫衆生無盡世界無窮

華嚴經一切法界  
虛空界等世界

芬若披蓮

關令尹喜傳真人遊時各  
各坐蓮華之一花輒徑

十遠如散墨

法華經假使有一磨以為墨過於東方十  
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又過千國王復

下一點如是展轉盡地種墨  
是諸佛土若算師知其數否

善財童子南行未窺

華嚴

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參善知識而德雲比丘乃第一  
也又善財童子歡喜頂禮繞無數匝殷勤瞻仰辭退南  
行  
目蓮沙門北遊不見  
孟蘭盆經目蓮見其亡母在  
餓鬼中即鉢盛飯往餉其母一

一刹土皆由業緣

觀佛三昧經六日出時此地皆悉煙  
出從須彌山乃至三千大千刹土及

八大地獄靡不燒滅未曾有經罪業因緣相續  
不絕百緣經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毒龍身

萬萬僧

祇終非常樂

藥王藥上經眾僧得聞是五十三佛名者  
是人於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大

集經佛言休息綺語獲十種功德三常樂實  
事隋書經籍志船涅槃譯言滅度亦曰常樂

### 天宮蹇產

起世經其天宮城內雕飾受欲其歡樂不可  
具說楚辭思蹇產而不釋注蹇產詰曲貌

### 猶傾四大

### 之風

樹本曰圓覺經此身四大和合毛髮爪齒皮肉筋  
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

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  
轉歸風四大各離今日安身常在何處

### 魔殿崔嵬

樓炭經在

欲色二界中間別有魔宮華嚴經如來即於口  
中放大光明名無礙無畏映蔽一切諸魔宮殿

### 終懼三

### 災之火

長阿含經三災上際云何若火災起時至光音  
天為際若水災起時至偏淨天為際若風災起

時至果實  
天為際

### 朱樓寶瑤輝煥爭華

宣律師住持感應傳樹  
神即將七寶來至尊所

以神力故於一念頃即成四捨高五十由旬又造真珠  
樓觀及白銀臺於此四捨內各造樓觀具八萬四千

炯曰西域志波斯匿王都城東百里大海邊有大捨瑜  
中有小捨高一丈二尺裝衆寶飾之夜中每有光耀如  
大火聚云佛涅槃百五歲後龍樹菩薩入大海化龍王  
龍王以此寶捨奉獻龍樹龍樹受已將施此國地造莊  
飾嚴好過佛在時經百五  
十年魔天燒滅則當此土

既義暢中土道流遐域顯默

同歸華夷俱慕自枕石漱流

見諫罷道書

始終一槩悟智交

養三十餘年春秋八十三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

凡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誥悟之永滅敢以殘見揚

德金石銘曰

九流依真

後漢書班固九流百家之言靡不窮究

三乘歸佛

見與李那書

道住



絕迹慈還接物

白帖如來慈心如大雲蔭注世界

孰是發蒙

易初六發蒙

昭

我慧日

齊王少頌陀寺碑注慧日喻明也

攝亂以定

本相經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

精進闢邪以律

齊尚統師傳魏皇初三年曇摩迦羅譯出戒律

秦皇雄感蔽理

通情王孫偏解遠死滯生

太平御覽蜀本紀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雀以多奇物故俗

云秦皇地市漢書揚王孫學黃老之術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終令其子曰吾學贏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班固贊曰觀揚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夫子之悟萬劫獨明寒暑遞易

悲欣臯壤

家語孔子出聞哭聲至臯魚也曰吾有三哭少而遊學以後吾親一高尚吾志間吾事君

二與友厚而小絕之三立槁而死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柳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

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炯曰莊子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

### 長干寺衆食碑

昔炎皇肇訓

繫辭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稷正脩官

典

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信矣民天之言

見歐陽顏碑

誠哉國寶之義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國之重寶

自非道登正覺

本願經佛告阿難我以十事致最正覺

安

住於大般涅槃

華嚴經乃至最後涅槃分布其身起廟捨心經注梵語涅槃此云無為

行

在真空

觀佛三昧經過去久遠有佛出世號曰空王  
炯曰海錄碎事如來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

深入於無為般若

見罷諫  
道書

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

婆沙  
論佛

在世時色身受用契法師傳婆毗吠迦論師於觀自在  
菩薩立志祈請待見於是觀自在乃為現色身立世阿

毗曇論閻浮提眾  
生色身種種不同

諸佛淨土皆為搏食

法華論無煩惱  
眾生住處名為

淨土毗婆沙論若以一搏之食起般淨心  
奉於僧眾於當來世決定不違饑饉災起

證常住者爰

乞乳糜

涅槃經有人聞常住二字是人人生生不墮惡道  
支僧載外國事佛在貝多樹下坐滿六年長者

女以金鉢盛牛乳糜  
上佛佛於水邊啜糜

補尊位者猶假香飯

見諫罷  
道書

亦有

三心未滅

菩薩善戒經菩  
薩心有上中下

七反餘生

觀佛三昧經金翅  
鳥王名曰正音日

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經八千歲死相既現諸龍吐毒不能得食從金剛山直下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為風所吹

還上金剛如是應會天宮法苑珠林傳云釋迦受食四王奉鉢滅後流行上升兜率

七返然後命終彌勒見曰釋迦佛鉢今來至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就齋龍海龍宮食已以鉢授與

沙彌令洗鉢中有殘飯數粒沙彌嗅之大香食之甚美況復擔居地轉未詳按樊

傳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運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咸憩珠疑作

庭漢書上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固以皆種仙禾並資

靈粟者矣曹植社頌靈稼阿那一禾千莖拾遺記員嶠之山名環邱上有方湖十里多大鵠高一丈

羣飛於湖際銜采不周之粟於環邱之上粟生椹高五丈具粒皎然如玉也法師常願以智

慧火烧煩惱薪

華嚴經智慧火令眾生離障礙苦皆得具足文殊問經住家者為煩惱所燒出

家者滅煩惱火

普施衆生同餐甘露

四分律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令王慧燈以此瘡死

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露灌其身上瘡即平復

况復安居自恣

經律異相精舍告成白王遣使

請佛安居

願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

法苑珠林食中有六者一乞食二次第三不作

餘食法食四一坐食五一團食亦名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雜阿含經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共諸比丘入

王舍城乞食

猶棲遑於貧里

後漢徐穉傳謂茅容曰為我謝郭林宗何為棲棲不遑寧處維

摩詰經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時

迦留乞麪若用神通

十誦律佛在舍街國時有長老

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

通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即語夷言縱使眼  
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兩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梳  
我亦不與即變眼如梳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與  
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受想定  
心想皆滅無所覺知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施與一  
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更刮盆邊即一小麵煎之迦  
留語言我不須是餅為說法妙須提請飯致遺豪貴未  
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作優婆夷

於是思營眾業

勝天王經乃往古世廣修淨業

願造坊廚

涅槃經須達長者七日之

內成立大房足三百日禪坊淨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  
各各別異廚坊浴室洗脚之處大小圓廁無不備足

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

百緣經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其婦生

女名曰善愛後求出家世尊告善愛尼言汝今可設飲  
食供養佛僧尋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飲食自然盈滿

如是次第取千二百五十比邱鉢所飯亦皆滿都令豐足

升堂濟濟無勞四輩之頻

大集經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修善法誦讀經典坐禪習慧不舍須臾以是因緣感諸四輩種種供養

高

廩峨峨恒有千食之糒

詩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水經注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

望黃沙猶若人委千糒於地

其外鐵市銅街

乃石邑傳邑為吏到鄴乃販鐵於鄴市中詳與

揚僕射書

青樓紫陌

魏曹植詩青樓臨大道王粲獵賦倚紫陌而並征

辛家黑白之

里

甲第王侯之門

漢書張放傳帝賜甲第

莫不供施相高資儲

轉衆

沐魄經給二十歲儲資糧

法師善巧方便

佛本行經有釋名為善覺其子名羸提提

婆堪教太子兵戎法式其所解知一切凡有二十九種善巧妙術又淨飯王復白仙言我意欲令我子常在云

何方便及令幼  
年勿使舍我  
漚合舍羅  
未詳四分律世尊般涅槃後

十事乃至十事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已皆在舍羅在  
毗舍離七百阿羅漢集論法毗尼故名七百集法毗尼

又感應記祇垣寺殿內簷下有四銀臺兩臺內有  
毗尼藏黃金為牒白銀為字毗尼律藏是龍王書教授

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  
呂氏春秋湯五年不雨乃以身禱於桑林瓠

水揚波  
漢書上使汲仁郭昌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猶厭稻梁永無饑乏加

以五鹽具足  
海錄碎事五色鹽出安息國阿舍經一切  
味不過八種一苦二澀三辛四鹹五淡六

甜七酢八  
七菜芳軟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  
為人以七種菜為羹  
麩類天廚

未詳沈約齊尼淨秀行狀於彼天上彼波利麩將還意  
欲與今法師有人問何意將麩去答云欲與今法師是



又不聽將去

炯曰星經

果同香樹

梅檀樹經維耶梨國有五百人經歷

天廚六星在紫微宮東北

深山一人卧熟失伴有大梅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可

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還至國中國王病

頭痛惟得梅檀香以護病得愈王便令匠臣將窮人往

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華果煌煌心不忍伐

羹鼎之大殷王未逢

未詳按劉向說苑湯時大旱使人持九足鼎祝山川而天大雨糜

護之深齊都非擬

文見移

昆吾在次皆鳴鷲嶺之鐘

感應記如

來成道已至第三十八年於祇洹精舍重閣講堂上佛

告文殊師利菩薩汝往戒壇所鳴鐘名十方天龍及比

邱諸大菩薩眾等普集祇洹

城靈鷲山者古昔諸佛之所游居如來威神之所建立

詳丹陽碑

賜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賜谷寅賓出日道宣

律師住持感應曰佛告文殊師利我入王舍城受彼國王請我既食訖即命羅睺先將我鉢還於彼龍池洗之



徐孝穆集箋注卷四